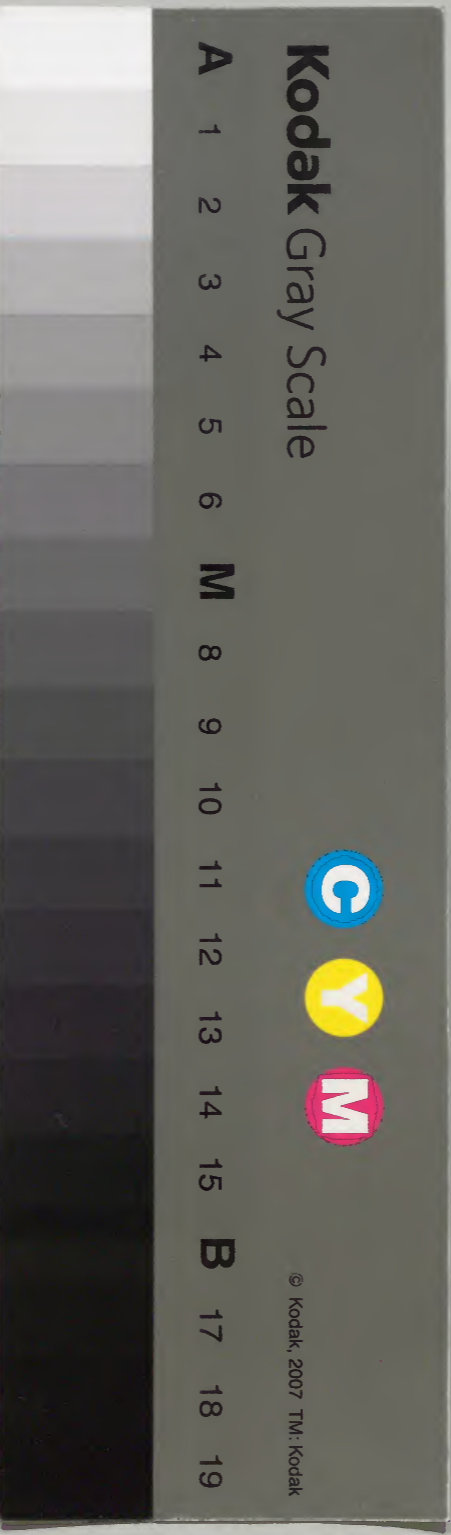


講義 四之七 孫子中

漢書門			
一	二	三	四
七	八	二	八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五	漢
六	書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528	
冊數	17 (2)		
函號	299	212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施氏孫子謀法卷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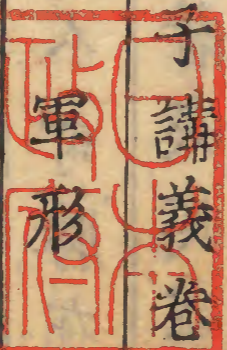
軍者言其大勝也勝者言其權臨時之宜也軍形者軍之自然之形也見其形而後可以制勝斯謂之軍形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

施氏孫子

子講義卷

第四



漢章文庫

軍在形有勢形者言其大躰也勢者言其權臨時之宜也軍形者軍之自然之形也見其形而後可以制勝斯謂之軍形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不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

前漢列傳九趙
先國守節孫宣
帝時擊先零卷
上狀曰臣聞帝王
兵以全取勝是以
謀而戰之而百勝
非善之善者也故
先為不可勝以待敵
之可勝註師古曰
此兵法之辭也言
先自完堅令敵不
能勝我乃可以勝
敵也
後漢列傳六十一
申嵩傳嵩初賊
王圍圍陳倉董
卓卓二萬人拒之
卓欲速進赴陳
倉嵩不聽卓曰
智者不後時卓
不謂決速則賊
全不救則城滅全
滅之勢在於此嵩
曰不先百戰百勝
如不戰而屈人之
兵是以先為不可勝
待敵之可勝不可勝
在我可勝在彼守
不足我攻有餘註
云孫子之父

不可為

趙充國曰帝主之兵以全取勝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皇甫嵩曰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者在己可勝者在敵夫先為不可勝者此自治之策也能自治則可以待敵之虛而擊之故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者言守備之固也可勝在敵者俟其虛而勝之也蓋盡用兵之妙

者必能分勝負之勢分勝負之勢者必先
知役己之情自其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
勝則其勝負之勢為可決矣即其所以為
勝負之勢者而觀之則其彼己之情亦可
知矣故不可勝者在己可勝者在敵昔韓
信之擊陳餘也為背水陣使人自為戰而
不可敗是能先為不可勝者也俟其空壁
逐利則拔趙幟立漢幟率以兵亂道走為
信所破非以待敵之可勝乎然而事有可

必者有不可必者。可必者在己，不可必者在人。我雖能為不可勝，而不能使人之必可勝。使趙不空壁而爭，則韓信之計亦未可施也。所以謂之不能使敵之必可勝也。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可知者見敵形，則可以知其勝負；若敵密而無形，亦不能強之使必敗。杜佑舉范蠡之言而釋之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

前漢本傳充國常以遠年侯為務行以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充能持重愛士卒充計而後戰

飭兵下十六字充國傳語

所以自固者必欲其有備。所以克敵者必乘其可擊，不可勝者自固之術也。惟守而後可以為不可勝，非欲其有備乎？可勝者取以克敵也。惟攻之而後可以勝之，非乘其可擊乎？趙充國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是以守而為不可勝也。及引兵至先零，因其懈弛而驅之，非乘其可擊而後勝乎？曹公以可勝者攻，謂敵攻乃可勝也。此亦充國取謂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

致敵之術二說皆通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張頌曰吾所以守者謂取勝之道有堅不待之吾所以攻者謂勝敵之事已有其餘

皇甫嵩曰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意謂敵不

足於守我則攻之有餘是敵弱而我強也

張昭曰守之則不足攻之則有餘意謂不

足則守有餘則攻是弱則守而強則攻也

曹公之說亦如張昭之說孫子之意殆不

然也孫子之意蓋謂守者當示敵以不足

攻者當示敵以有餘是說也惟太宗得之

足故且故出擊之言非百勝不戰非萬全不圍也後人謂不足為弱有餘為強者非也

南史本紀一宋高祖武皇帝諱裕字德輿小字寄奴故城縣緡輿里人姓劉氏晉隆安三年十月被賊孫恩作亂於會稽五年三月恩

少出海鹽帝築城于海鹽賊日來攻城內兵少帝乃選敢死士擊之走之時雖連勝帝深慮與寡不敵乃有偃旗示以羸弱觀其懈乃奮擊大破之

孫恩作亂事在偃旗晉

三年
晉書列傳七十孫恩字靈秀琅琊人孫秀之族也云有與劉裕相疑

太宗曰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示敵以

不足則敵必求攻是敵不知其所攻攻之

法要在示敵以有餘示敵以有餘則敵必

自守是敵不知其所守也大抵將以守者

必匿其形將以攻者必張其勢示以不足

匿其形也昔列裕之守海鹽也偃旗匿衆

使羸疾登城而孫恩果來攻卒為列裕所

敗非守則不足乎示之有餘張其勢也杜

預之伐吳以奇兵夜襲樂鄉多張旗幟以

通鑑晉書
太康元年杜
預攻吳仰騎
八百汎舟夜
渡江龍象
鄉多張旗幟
起火巴山吳
都督孫資懼
曰北來諸軍
乃飛渡江也

奪賊心吳郡震恐非攻則有餘乎若充國
曰攻不足者守有餘馮異亦曰攻者不足
守者則有餘意謂不足於攻猶有餘於守
又一說也後漢列傳七馮異傳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
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守欲其密故必極其深而後可以為自固
之機攻欲其速故必窮乎高而後可以為
必取之策夫高城深池非不可以言守也

而謂之善守則未可善守者必匿形藏迹
陰發暗動藏於九地之下非極深之意乎
繕甲利兵非不可以言攻也而謂之善攻
則未可善攻者必倏往忽來運用若神動
於九天之上非欲窮商之意乎昔周亞夫
之拒吳楚也方其引兵東北堅壁而守則
亞夫之守藏於九地也及其走監田出武
關諸侯謂從天而下則亞夫之攻動於九
天也乃若元女三官戰法則曰行兵之道

元女皇甫
嵩作云

其真至南宮
觀其經房夫
陰陽者乃余
女秘書也昔
玄女授黃帝
之術迺討東
尤之迷亂後
世因之而討論
異同頗多

宋趙普其曰
六甲者天之書
神也常隱於
六儀之下六儀
者戊己庚辛壬
壬癸也甲子同
六戊甲戌同
六己甲申同
六庚甲午同
六辛甲辰同
六壬甲寅同
六癸甲子同
乃甲之六儀也
符謂六甲六儀
以甲遁為名
也奇者乙
丙丁為三奇
也門者休生
傷杜景死驚
用八門是也
杜堂書曰鈔百十
八攻戰部黃帝
向玄女兵法云戰
廟之法當從九天
之上擊九地之下
眾士默然人無所
見九天者春在
青龍夏在朱雀
秋在白虎冬在
玄武四神為九天
則其衛則九
地也

過

天地之寶九夫九地各有表裏九夫之上
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子能順之
万全可保遂以九夫為天門九地為地戶
春三月寅為九夫之上申為九地之下夏
三月午為九天子為九地秋三月申為九
天寅為九地冬三月子為九夫午為九地
而皇甫嵩亦取其說曰有餘者動於九天
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
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王國雖強而攻我

自亥三
宮至五全
可保四十七
字皇甫
嵩傳證之
語也但則
字除之
淮南子曰
九天者謂
中央鈞天
四方蒼天
北冥天
玄天西極
天西南朱
天南方炎
天東南陽
天也

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勢非九夫攻者受
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皇甫嵩亦善用兵
者也何其惑於淫巫瞽史之說乎是說也
惟張昭知之張昭釋此曰九地以藏形之
深使敵不可測得機而發疾若雷霆勢如
天落九數之極也而李筌引道甲式謂九
天之上可以陳兵九地之下可以伏藏臣
皆出之然未若張昭之說為當

見勝不遇眾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

孫子兵法卷四

五

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太公曰技與衆同非國士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何者善制敵者形於無形見勝而不過衆人之所不知此有形之可見也何足以為善之善乎戰勝而天下曰善此亦有形之可見也亦未足以為善之善制勝之法必於衆所不知所不見者而勝之斯可以為善之善矣韓信之伐趙也使萬人出

史高祖紀高祖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背水陣趙軍見而大笑及既勝之後諸將且有何術之問又豈見勝而人知之戰勝而天下善之宜其多多益辨兵無少挫而為漢之大將也不然高祖何以有不如之歎若夫見勝而衆人知之戰勝而天下善之此不過舉秋毫見日月聞雷霆者之所為屬也秋毫天下之至輕也固不待鳥獲而後舉是雖痿瘠之夫皆能舉之何足以為多力日月天下之至明也固不待甯婁而

後見凡有目者皆可得而見何足以爲明
目雷霆天下之大聲也固不待師曠而後
聞凡有耳者皆可得而聞何足以爲聰耳
爲此言者蓋言勝於有形者雖天下之庸
將皆能知之又何足爲善哉
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
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
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

善師者而陣全勝者不闔何者勝於易勝

史高祖紀項高已殺在使人來欲約分王閼中沛公以爲詐乃用張良計使蕭生陸賈
往說秦將啗以利因囊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蓋張良兵旗幟諸將過毋得

掠國秦人意
秦軍解因大
破之不戰其
城大破之
又云漢元年漢
王之國項王使
卒三萬人從
楚與諸侯之
慕從者數萬
人從杜南入
餉中去輒燒
絕棧道以備
諸侯盜兵護
之亦示項羽
無東意注
是用張良計
也
漢書高祖紀
五年漢王追項
羽至陽夏信
彭越不命張良

也故於其易而勝之則制之於未形之前
其爲勝也易故法曰未戰而廟筭勝者得
筭多也惟其勝之於易故其戰也無智名
無勇功之可見其制勝之道亦無有差忒
其所以不差忒者以其能措勝於已敗也
勝已敗者謂察敵之必敗從而勝之無有
差忒也昔張子房之在漢也雖無攻城略
地之功而其運籌決勝莫不先事而爲高
祖謀之觀其張旗幟以爲疑兵令食其以

曰楚兵且破未
有分地其不
至固宜今能
取睢陽以北
穀城皆以王
越從陳以東
傳海與有王
信於是皆引
兵未列而奔
九江兵即擊
皆會十二月
相填下

啗ハク秦將燒棧道以示無還心指關東以與
信布越率之垓下之戰項王授首皆良之
謀也史記自序傳之謂大史公以無智名無勇功圖難於易
稱之不其當歟良之所謀無一而不中安
有差忒哉是皆度其可敗而勝之故成功
若是其易也此高祖所以有吾不如子房
之說則子房之善戰可知是說也乃本之
曹公原微易勝之說若夫以易勝為易敗
而勝則其說異蓋乘勝以取勝者易易敗

太宗問對曰太宗曰朕破宋先王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溪之先生與劉後大
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蓬成墜馬右軍少却者奇也太
宗曰彼時少却我敗大事昌謂奇耶靖曰凡兵以奇為正後却為奇且右軍不却則老
生安致之未
其本宗曰霍
去病暗與
吳合誠有是
夫當右軍之
却也言相失
色及朕奮
及為我利
吳暗合卿實
知言
煬帝十三年唐
公至霍邑代
王侑遣部將
宋老生等拒
之

以為勝者難兵之已敗者氣沮心喪形孤
勢弱將於此時不北則降又孰能易敗而
勝哉而吾乃能以敗軍勝強卒非善戰者
乎何以知之其下文曰故其戰勝不忒者
其取措勝勝已敗也昔太宗之擒老生也
右師少却幾敗大事及南原馳下率擒老
生非易敗以為勝乎故嘗自稱曰子不見
天策上將擊賊乎其善戰可知也此間對
所以有暗合孫臏之說

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必有以爲自固之術而後可以收克敵之
功惟有以自固則敵人不可得而犯是能
立於不敗之地在我者既得其勢則在
彼者斯失其機故能不失敵之敗也韓信
之背水陣人殊死戰是能立於不敗之地
也趙壁空漢幟立而陳餘無所措非不失
其敗乎不失其敗者謂我能垂機而取之
不至於失之也此杜牧之所以曰上策莫

如自治蓋自治而後可以治人斯能不失
敵之敗也

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
勝

木公曰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何
者計先定於內兵出乎外必有其可以勝
之道而後與之戰是謂勝兵也故揚素之
爲將也計日破賊皆如所量非先勝而後
求戰乎若夫敗兵則謀慮不定而僥倖於

隋書列傳十三楊
素字處道弘農華
陰人也漢王莽反
茹未保來樓南
州燒野回橋又遣
王暕子率數萬人
并力拒守素將輕
騎五千蔽之階於
渭口宵有盜擊
之素保敗走賊子
而城將行詔微還
初素將行也計日
破賊皆如所量帝
於

孫子兵法卷第四

素為州府
行軍官河安撫
大使

一戰之間求以勝人反為之所勝故曰敗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
存乎已者既有自治之術則施諸外者斯
能決勝負之機修道以保法故能為勝敗
之政勝敗之政者勝敗之事也為勝敗之
政者謂能使已勝而敵敗也道者何仁義
禮信無非道也法者何賞罰号令無非法
也道懼其或廢故從而修之法懼其不存

商書湯誓伊尹相湯伐桀桀自謂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言桀在河曲之阻鳴條在安邑之西
桀自謂義未詳漢孔氏遂以為其不意亦序意有以啓其陋歎湯誓之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
予其大來其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固有攸救

周書牧誓云
今予將伐惟恭
行天之罰今
日之事不從
于六步七步
乃止射焉夫
子勛哉不從
于四伐五伐六
伐七伐乃止射
焉易哉夫子
有傳借水七年
晉侯始入而教其
民二身欲用之
犯曰民未知安
於是出定襄
主人裕利民
懷生矣將用
之也犯曰民未
知信於是伐
有以示之信

故從而保之昔湯武之興也以至仁伐不
仁以至義伐不義此修道也外陽之誓或
大賚汝或孥戮汝牧野之誓或止齊於六
步七步或止齊於六伐七伐是能保法也
及鳴條一戰而夏師敗績牧野一會而倒
戈以此非能為勝負之政乎其後晉文公
之伯諸侯也謂民未知義則出定襄王以
示之義民未知信則伐原以示之信其修
道也可知及其用之殺舟之僑之先歸戮

左傳借水七年
晉侯始入而教其
民二身欲用之
犯曰民未知安
於是出定襄
主人裕利民
懷生矣將用
之也犯曰民未
知信於是伐
有以示之信

後列傳十卷
道者將軍取
士皆用儒術對
酒設樂必雜歌
投壺又建為
孔子立後表
置五經大夫雖
在軍旅不忘
俎豆可謂好
禮悅樂乎死
善道者也

前漢律歷志數
者十百千萬也
所以等數事物
性命之理也度者
分寸尺丈引也所
以度長短也量者
會合升斗斛也所以
量多少也本於黃
鐘

祁臚之奸命其保法也可知故能一戰而
伯其為勝敗之政如何不恃此也祭遵在
軍旅不忘俎豆鄧禹師行有紀是亦得其
遺意也後漢列傳六赤眉入長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檣負而迎軍降者日以千數眾號百萬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
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
此言營陣之法也陣不欲踈踈則左右不
能相及陣不欲密密則前後有取不利此
營陣之取以有法也然度地之勢分人之

數不知其先後奚可哉故其始則度其地
之廣狹列為行伍使無密踈之失故一曰
度次則量兵之多寡以分寸也戊使無多少
之失故二曰量既度其地又量其人而後
有數故三曰數既有數矣地與人必相稱
也故四曰稱既得其稱矣由是而用之則
可以制勝且分寸尺丈尋此度也鬻合升
斗斛此量也一十百千萬此數也有是地
而後可以度其長短是地生度也有是度

小稱額會
鬻名作命
量名合命
為合容十
二百未一
曰實八十
一黍

而後可以量其多寡之數是度生量也有
是量而後分地與人故生數以是人實是
地故可以生稱惟稱而後可得而用之故
生勝經東西緯南北此度也分左右列前
後此量也縱以四步立一人橫以五步立
一人此數也自一曰度至五曰勝此序也
自地生度至於稱生勝此效也在黃帝則
有八陣之圖在木公則有三陣之制諸葛
亮因之而為八行陣晉馬隆依之而作偏

三陳篇武王曰凡用兵為天陳地陳人陳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杓左一右一前一背此
謂天陳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陳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陳武王曰善哉
晉書列傳二十七馬隆字季長扶風郿人也隆而後漢水虜樹檉能事以象高計或乘險以過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
依八陣圖作偏箱車以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乃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殺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
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辱申無所留礙賊咸以為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

箱軍李衛公倣之而作六花陣兵之法亦
已善矣是豈不足以制勝乎乃若曹公釋
此以數生稱則稱量已與敵孰愈以稱生
勝謂稱量之故知其勝負之所在也遂使
張昭祖其說而以度生量謂酌量彼此之
形勢以量生數謂先酌量彼我之強弱利
害然後可為機以數生稱謂稱較可數舉
也以稱生勝謂稱量計度万万無失勝之
道然自其地生度而推之則所謂生量生

數生稱生勝者是皆營陣有法而後可以成必勝之道也

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

在兵有勝負之形在物有輕重之理即其

在物者而以求其在兵者其勝負之理可

立判矣銖二十十分也鎰二十四兩也其為

輕重不侔也以鎰稱銖為甚易舉也以銖

稱鎰必不可也勝兵之勝人也其勢易若

以重舉輕何難焉敗兵之求勝也若以輕

管會二
古銖為四

舉重奚可得哉昔孟子問齊宣王曰鄒人

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王曰楚人勝孟

子曰小固不可以敵大弱固不可以敵強

知小不可以敵大弱不可以敵強則輕又

能舉重哉知輕重之理者斯知勝負之所

在矣法有所謂乘權而動有所謂是謂戰

權有所謂惟權視之知法之所謂權則銖

鎰之取稱其輕重可知

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夫兵有形有勢惟至疾而後可以為兵之
形水之積於千仞之谿者決而行之其形
為甚疾而用兵之形實似之是以張昭兵
法亦曰戰者之戰勝也若決積水於千仞
之谿者形也言先計後戰之利如水臨高
注下大抵形與勢相似也而其所以異者
形出於自然勢出於使然人有豐肉而痺
者有指而瘡者此形也及其作而用之其
勇若一此勢也荀悅漢書曰立決勝之策

後漢列傳五十二荀悅字仲豫潁川人也獻帝好典籍常以稽古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例以漢紀三十篇

史記列傳五孫武傳
孫臏曰夫解難亂紛
糾者不控捲救國者
不搏機批九槁虛取
格禁則自為解耳
格者謂若批其相九擊
格彼虛則是事散相
格而其勢自禁止則
彼自為解兵也

一曰形二曰勢形者言其大躰得失之
計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也進退之機也
此形勢之分也其在衛公亦曰形貪而勢
不散孫臏曰形格勢禁是皆形勢之取寓
也

兵勢

勢者兵之臨時制敵之勢能明乎勢則
可以勝敵此兵勢之所由作也

孫子曰九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闔眾如闔

破當作破
破石也
破下如及破
高下也

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破投卵者，虛實是也。

用兵之道四：有法、有令、有機、有勢。分數者法也。形名者令也。奇正者機也。虛實者勢也。蓋用兵者，莫難於馭衆。今者治衆如治寡者，以其分數也。分者部曲是也。數者什伍是也。此法之所存也。有一定之法，而後可以理衆，亦莫難於鬪衆。今也鬪衆如鬪

寡者，以有形名也。形者旌旗也。名者金鼓也。此令之所存也。有素行之令，而後可以用衆。成周之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此分數也。卞鼓鐸鑼鐃之用，卞旗物之用，卞号令之用，此形名也。故雖率六鄉之民而爲王之六軍，其理之用之，殆無甚難者。法之一定而令之素行也。法曰：正兵貴先，奇兵貴後。則奇正者，兵之機也。有制敵之機，而

後可以待敵。故使三軍之衆，必受敵而無
敗者，以能用機也。能用其機，則正而敵以
爲奇。奇而敵以爲正，有不可得而測者。彼
又安能敗我哉。法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
虛實也。則虛實者，兵之勢也。有可乘之勢
而後可以摧敵。故兵之所加，如以石投卵
者，以得其勢也。得其勢，則避實而擊虛。如
重壓輕，抑何其易耶。韓信之伐趙，以萬人
爲背水陣，以二千騎爲伏山兵。建大將之

旗鼓於井陘口。凡此皆信之分數形名也。
及背水之陣設，而士皆殊戰，不可敗。趙壁
一空，而伏山之軍始下，一壓其壘，而趙軍
已潰。則信之奇正虛實，又得之矣。此所以
多多益辨。乃若荀子之議兵，謂銳若莫邪
之利鋒，當之者潰，則豈不能使之必受敵
而無敗乎。謂圜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
之者角摧。夫觸之者猶摧，况以是而壓卵
乎。

荀子才十該兵篇
仁人之兵，聚則成軍，散則成列，延則若更
邪之長刃，擊之者，莫
先則若莫邪之利鋒，
當之者，潰國居而方
正則若盤石，觸之者
角摧。註云：先鋒聚
也。與同謂聚之辨
短也。操故也。新也。
銳則若莫邪之利鋒，
也。圜居而方正，謂不動時
也。則如大石之不可移
動也。口方正，成也。下句
作方止。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不示以正無以致敵之來不制以奇無以
致敵之敗剋日合戰告期合兵正也聲前
擊後備左取右奇也法曰先正而後奇亦
此意也霍邑之戰師以義舉正兵也及右
軍少却老生正就擒奇也若夫正變爲奇奇
變爲正不可一槩論故衛公論擒虎曰安
知奇正之極

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

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
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
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
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
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

運謀以決勝者貴乎造微妙之機則托物
以明意者貴乎得幽深之象夫幽莫幽於
天深莫深乎海而出奇用智運之不窮酌
之不竭此法曰若邃於地若秘於天又曰

如江如海是也。至於如日月不可以數推，如四時不可以曆計，酸苦辛鹹甘味之常，可得而嘗，若變而用之，則不可勝嘗也。青黃赤白黑色之常，可得而觀，若夫變而爲之，則不可勝觀也。官商角祉羽聲之常也，可得而聽，若變而奏之，則不可勝聽。奇正者，戰之常勢也，可得而窮，若變而施之，則不可窮。蓋用兵有術，術因勢而後用，用法有機，機以變而後通。奇正者，術也，用奇正

者，機也。杜牧曰：用兵之法，如珠走盤，橫斜曲直，計於臨時。太宗與李靖問對曰：奇正在人，變而神之，所以推乎天。又論韓擒虎曰：但知以奇爲奇，以正爲正，曾未知奇正相生，循環無窮者也。論曹公新書則曰：唯孫子云：戰勝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窮，斯得之矣。古之善言奇正者，無出於此，是道也。惟韓信得之，其虜魏豹，則以木罌渡夏陽，其斬

龍且則以囊沙決泚水擊趙以背水降燕
 以天書信之出奇如此非運而不窮取而
 不竭乎其必如天地江海之幽深矣此杜
 佑亦有曰四時更生興而後廢日月運行
 入而復出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鷲鳥之疾至於
 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
 彊弩節如發機

兵之所加必欲得其勢兵之制勝必欲盡

後漢列傳七岑彭字景興南陽棘陽人也彭素勇猛及至中又遣將庚舟率二萬餘人拒黃石數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去撤宮拒延岑等自分兵停江下選江州而上海擊後舟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十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廣都去成都數十里魏若凡兩所至皆奔散初述同僕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鏡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

晉書紀一宣帝內過縣人姓司馬氏多魏大和元年帝屯于宛初蜀將孟達降魏以達領新城太守於是連吳固置滑圖中國之帝向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城下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吾一千二百里吾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焉木柵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柵直達城下八道攻之旬有

其節夫水至柔也能漂石之至剛者以其
 急疾而得其勢也鷹鷂之搏能折挫禽鳥
 者以其下視之明得屈折之節也張昭兵
 法曰水能漂石得高下之形鷲鳥搏物能
 節其遠近也勢者用也節者次也戰之勢
 險險疾也疾則人畏之其為節短短近也
 近則發必中岑彭晨夜兼行徑拔武陽宣
 王八日兵至遂斬孟達此兵勢之用疾也
 周訪擊杜曾舉桴鳴鼓斬賊於三十步之

晉書列傳八周訪字士達汝南人曾大為寇害周訪擊之斬賊首千餘人

六日斬蓬首偽東
師
唐書列傳六十四
李德威西人事李
光弼為偏裨史思
明攻河陽使魏將
劉龍仙以騎五十
戰於石凡馬鬣上
慢罵光弼之者
德威二弟見馬絕
何龍仙見易之
不為勳將至若引
避此者德威手
止之與諸人之
目曰賊識我手我
自者德也龍仙
罵之乃躍馬前
搏城上因大譟
五十騎進龍
仙環隄走遁斬
其首以還

間白孝德擊龍仙息馬伺便梟首於數十
步之內此制勝之次近也曠弩張弩也其
勢疾而可畏兵之疾而可畏也似之發機
機之既發也其節近而必中兵之節而決
勝也似之李廣擊匈奴為負陣外向令士
持滿毋發是欲威之以勢如曠弩也及見
賊急非在數十步之內不發是欲勝之以
其節如發機也杜佑曰形勢之曠如弩之
張奔擊之易如機之發太公亦曰疾如流

史記列傳四十九李廣擊匈奴圍廣為圍陳外獨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
帝廣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解○大黃弩名

矢擊如發機此所以破精銳也

紛紛紜紜聞亂而不可亂
渾渾沌沌形真而不可敗

陣兵之術示於外者必欲有以形乎敵治
於內者必欲有以立乎躰紛紛紜紜者旌
旗离合士率進退散然而無統故其用闢
雖亂而未始亂此示之於外以形敵也渾
渾沌沌者車徒環繞行陣流轉負融而和
會故其形真密而不可敗此治之於內而

以立其躰也。其不可亂者，以有法也。法令素明，士卒素習也。其不可敗者，以有勢也。形勢既定，部曲自循也。李衛公曰：紛紛紜紜，闔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負而勢不散。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者也。散而成八，乃紛紛以形敵也；復而爲一，乃渾沌以立躰也。張昭謂混沌爲形勢之卞，離卞合人以爲敗，而離合有勢，非可敗也。是又一說，然不若衛公之言爲當。

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

此言誤敵之術也。示敵以亂，必已之治也；是亂自治而生，示敵以怯，必已之勇是怯自勇而生，示敵以弱，必已之強是弱自強而生。治而示亂，爲有數也；強而示弱，爲有形也；勇而示怯，爲有勢也；數者部曲什伍也；勢者因敵轉化也；形者形之使從也；惟有數，雖一聚一散，若亂而實治，惟有勢，雖

半進半退若怯而實勇惟有形雖兵疲力
寡若弱而實強井陘之役韓信之兵若數
亂勢怯形弱也及其佯奔旗鼓走水上軍
其治亂爲有數背水之陣士殊死戰其勇
怯爲有勢以奇兵二千入趙壁立漢懾其
強弱爲有形也或說治亦不能常治恃治
則亂至是治中有亂勇不能常勇恃勇則
怯至是勇中有怯強不能常強恃強則弱
至是強中有弱其說恐非也以下文形之

李

敵必從之則此爲誤敵明矣季白言行伍
各有分畫部曲皆有名數故能以治然後
爲僞亂失僞亂者出入不時採樵縱橫刀
斗不嚴也
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
以利動之以本待之

形之予之致敵之術也以利動之誘敵之
術也以本待之制敵之術也有以致之必
有以誘之有以誘之必有以制之是先後

晉書列傳共陶侃
字士行元帝時侃
龍驤將軍武員守
天下饑荒山夷多
影劫掠侃令諸將
詐作商船以誘之
果至生獲數人

必有其序孫臏滅竈而致龐涓之追武宗
從之也陶侃詐作商船以誘山夷莫敖以
採樵者以誘絞人此予之而敵必取之也
二者皆以利動之彼貪利而動吾必有本
以待之是故孫臏則待龐涓以伏弩宋武
則待孫恩以奮擊陶侃則待山夷以生獲
莫敖則亦待絞以生獲是其有制敵之本
足以待之而決勝也張昭曰虎豹不動不

史記列傳七燕昭王使樂毅為上將軍以伐齊破之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後田單復齊田單未服昭王死子惠王即位齊田單縱反同於燕曰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田單之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詭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以至河上蓋復得齊城

傳趙考成主使原
頗將攻秦秦之同
言曰秦之所患他
將為將耳趙王
因以括為將代廉
頗奇兵伴敗走而
絕其糧道分其
軍為二王卒離心
四十餘日軍欲起括
出銳卒自搏戰秦
軍射殺趙括軍
敗教十萬之眾逃
降秦秦坑之趙
前後所亡凡四十五
萬
曰卷之趙悼襄
王以李牧為大將軍
擊秦秦軍於宜安大
破秦軍

入陷穽麋鹿不動不罹置罟蓋言不動則
不可得而制也或以利動之而為動其心
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
任勢
燕率一也騎劫用之則敗樂毅用之則強
趙率一也頗牧用之則勝趙括用之則亡
故善戰者求其勢而善用之而不責其士
卒多寡強弱故能擇人而用之以任已之
形勢如韓信以市人勝陳餘田單以疲卒

地而後生
自為戰
今予之
生也皆在
寧尚可
得而用之
乎○成安
君降餘也
戰國策
齊策安
本君以端
之曰馬
三里之城
五里之郭
敵卒七十
萬具同馬
而及於

花信昭元年晉中
行樓子敗無終及
魏師先自敗其屬
車為步陣○中行
樓子荀吳也
三國志魏書北八
鄒艾字子載景元
四年詔諸軍征蜀
艾自陰平道行無
人之以七百餘人
山通道造作橋因
山高谷深至為艱
險又糧運將匱頻
於危殆艾以種自
東推轉而下將士
皆攀木緣崖魚
貫而進○艾至
成都劉禪降
唐書劉備六十季
光弼傳史思明至
便師光弼志軍
趨回陽賊至石橋
光弼治中道賊攻之
同其次曰東南陽
召論惟貞薛曰蕃
將也○不知步戰
請鐵騎三百與之
乃出賜馬四十匹
給延玉等○諸軍
爭奮賊眾奔敗
又云○薛延陀勇
善格鬪○光弼愛將
○月北五云論惟
貞名瑤以字行史
思明敗○光弼於
何陽周擊○以兵
二十萬陣城下
惟貞請鐵騎數千
擊教門出自且及
午者戰破之○光
弼表為周府儀同
三司

勝燕軍車有所不利雖毀車為行可以克
狄途有所不由雖緣崖舉木可以入蜀如
李光弼問賊陣何所最堅召郝廷玉與以
三百騎使取西北隅召論惟正與以二百
騎使取東南隅非擇人任勢乎或說擇人
任勢謂因人之勢而任之若天子教戰之
法長者持弓矢強者持旌旗是也此李衛
公各隨蕃漢所長而用之亦一說也

任勢者其用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

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
將能用人必得其勢得其勢而用之則人
惟上從而莫知所為也故如轉木石動靜
止行勢使然也將之用人置死地而生亡
地而存以其能愚士率之耳目也惟能愚
之故如木石然惟將之所置而莫知所之
也此法所以有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
之所指莫不前死

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

奇安
之功也註
云司馬謂
騎救○安
平居田單
也

也

善戰者貴得其便而用之。至便之勢莫如
負石易行而轉之千仞之山。勢至便也。李
筌曰：地不險不能轉負石，石不負不能赴
深谿。即是以觀則負石轉於千仞之山，非
以其勢之便乎？况自高赴下，愈得勢也。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四終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五

虛實

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世將皆
能言避實而擊虛，及其臨機鮮識虛實
者，此虛實之取由作。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
而趨戰者勞。

地形者兵之助，井陘之險陳餘不守，而韓
信勝。大峴之險慕容不守，而宋武喜則戰。

南史一宋武帝紀
義熙五年二月
帝主慕容超大掠
淮北三月帝抗表
北討超大將公孫
五據請討大峴堅
壁清野以待超不
從初謀是役議者
以為賊若嚴守大
峴軍無所資何能
自反帝曰不然鮮
卑性貪略不及遠
既幸其勝且愛其
穀必將引我且亦
輕戰師一入峴吾
何患及及入峴帝
拳手指天曰吾奉
命矣衆向其故帝
曰師既過險士有
必死之心餘糧枵
腹軍無遺乏之憂
勝可必矣云云平
慕容超則帝裝社
則則乃大奔超
遊還廣固

史記列傳七趙奢傳
趙奢軍於阬與
之計歷諫曰先據
山上者勝後至者
敗趙奢許諾即
發萬人趨之秦兵
後至爭山不得上
趙奢縱兵擊之天
破秦軍秦軍解而
走趙解阬與之圍
而解

地可不先處之乎曰戰地者我得之則我
利於戰敵得之則敵利於戰我先得則得
彼來故佚彼趨戰而後至故勞以佚待勞
勝負可知昔趙奢先趨北山而秦軍不得
上馮異先據拘邑而行處趨赴之果敗勞
佚之異也
後漢列傳七馮異傳隗囂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固分遣
異即馳兵欲先據之潛往困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果棄其不意卒
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太宗曰諸將能言背實擊虛及其臨敵鮮
識虛實不能致人反為人所致靖繼之曰

趙取拘邑
擊鼓建
旗而出
軍驚亂奔
走趙擊數
十里大破之

九德桓工子楚伐魏軍其南門冀救曰緩小而輕則寡謀請無行采樵者以誘之從之校人獲三十人明日校人多出驅楚使徒於山
中楚人坐其少
而覆諸山下大敗
之為城下之盟而
退追至初山亮也

千章万句不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致
者誘之使至也餌兵勿食挑戰勿從是我
不為彼所誘也旗鼓棄而趙壁空野次設
而日越禽是彼為我所誘也乃若樵縱者
獲而有北門之敗豆車得而有華陰之潰
何足語此司馬宣王使牛金將輕騎以餌
亮兵接而亮退是能致人也亮使人遺巾
帽於宣王王不動是不致於人也杜佐釋
此曰兩軍相遠強弱俱敵彼可使歷險而

後漢馮異
傳異與赤
眉相拒六
十餘日
異共攻赤
眉大破之
赤眉引還
擊孤軍
亂與與
禹舍兵救
之

史記列傳七趙李牧當代厚備匈奴之患勤習戰人從畜牧人民滿野故以不勝以故李牧之軍平匈奴之患報其殺也

來我不可歷險而往必能引致敵人也
往從也充國擊罕犍謂宜飭兵馬練戰士
以湏其至正得致敵之術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將以致敵必有以誘之將以却敵必有以拒之使之自至致之也必有以利之非誘之乎使之不得至却之也必有以害之非拒之乎李牧以小利委敵而匈奴果至莫

唐書列傳六張仁愿奉册下邳人本名仁重神龍三年仁愿取漢南於河小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自是安不取險山牧馬朔方益無寇
唐書列傳四十七郭震字元振武后時元振為涼州都督即遣之初為境輪廣統四百里虜來必傳城下元振始於南破口置和戎城北積買
自亭軍制未要逐拓境
不五百里自是無虜憂

款之采樵誘敵而絞人爭出此利之自至也
張仁愿築受降城而以絕突厥南寇之路郭元振置和戎白亭二城而吐蕃不得近梁州此害之而使不得至也
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

有以撓敵而後可以勝敵夫佚則不勞今佚而勞者非彼固勞也吾能使之勞也彼勞而我佚故可以佚待勞飽則不飢今飽而飢者非彼固飢也吾能使之飢也彼飽

飢

史記吳世家吳王
壽夢三年楚之亡
大將平臣怨楚將
大將而將者自晉使
吳教吳用兵吳車
其子為吳行人吳教
始通於中國吳使
龍氏成三年平臣聘
晉及鄭使介反晉而
以夏推行遂晉晉七
年使曰子重子反殺
巫臣之族而公其室
巫臣遺子書曰余
必使不罷於奔奔年
以死巫臣使於吳
子壽孟少仇之乃通
吳子晉教吳乘車
教之戰陣教之教楚
實其子狐庸焉使
為行人吳始伐楚
伐吳伐徐郟陵之
餘吳入則來子重
子反是年一歲
七奔下

則我飽故可以飽待飢安則不動今安而
動者非彼固動也吾能使之動也彼動則
已靜故可以靜待動是三者非能撓敵乎
佚而能勞之以其揚兵擣壘迭出迭入賊
不得休息如楚巫臣教吳車戰而子重子
反一歲七奔命吳伍員請為三師以隸楚
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亟隸以罷之多方以
誤之是也飽而能飢之以其絕其糧道燔
其積聚使敵不得食如曹公焚表紹之穀

表

食而表紹退祖逖擊姚豹之饋運而姚豹
遁是也安而能動之以其誘之以利挑之
以戰使賊不得自安如越以勾率三行而
犯吳而吳敗高帝使人辱曹咎而咎怒是
也

表

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
行於無人之地也
必有以據敵人所不由之地然後可以伐
敵人所不慮之謀故地有可據敵有時不

表

孫子兵法卷五

四

後漢列傳十四馬
後漢武陵五侯
大軍次下傳有兩
道可入從壺頭則
臨迎而水峻從充
則達夷而運遠
云進營壺頭賊
宋高守隘水疾船
不得上令署甚士
卒多疫死復亦
中病迫困乃穿岸
為室之海炎氣
賊每升險鼓譟
報定足以觀之方
右哀其壯卷更
不為之流涕註云
武陵有五溪謂雄
溪橫溪酉溪瀘
溪辰溪是室
後漢後志是室
去謂居故謂五溪
武陵有五溪謂雄
溪橫溪酉溪瀘
溪辰溪是室
後漢後志是室
去謂居故謂五溪

及據謀有取當慮敵有時不及慮出其地
之不趨趨其謀之不意猶行無人之地者
以彼無備也陰平之徑蜀取不趨不意也
鄧艾乃得由陰平而入舉木緣崖魚貫而
進直至成都略無少挫者以其行於無人
之地也乃若馬援征五溪蠻由壺頭而為
賊取困困又豈行無人之地哉

攻而必取者攻其取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
其取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取守善守

者敵不知其取攻

知其所不守從而攻之彼雖欲守有取不
能故動而必取也知其不可攻從而守之
彼雖欲攻有取不可故守之必固也蓋能
動而必取則敵失其取以備我之方靜而
必固則敵失其所以乘我之勢韓信陳兵
臨晉而渡夏陽魏安知安邑之可守乎吳
攻東南亞夫使備西北吳安知西北之不
可攻乎其攻也非特攻其地又攻其心其

曰國志魏書十七
徐達守文遠廟
曰人也太祖既征孫
權遂使達與樂進
李典等討之七餘人
必合肥水祖征張魯
教子護軍張飛等
函達曰賊至乃奔
而權率十萬衆圍
合肥乃共教教曰
若孫權至者張李
將軍出戰樂將軍
守護軍勿得與戰
諸將皆疑達曰公遠
征在外此致至破
我必矣是以教指及
其未合逆擊之折
其盛勢以安眾心
然後可守也達
即持鼓先登臨陣
殺敵十人遂推人
入守氣遂修守備
衆心乃安

守也。非特守其地。又守其氣。此李衛公之
說。而衛公又合攻守爲一法。謂攻而敵不
知其爲守者。此以攻爲守也。守而敵不知
其爲攻者。此以守爲攻也。合肥之後。張遼
之意本欲守也。今乃先登逆擊。以挫孫權
而後能守。是以攻爲守。而敵不知其取守
也。洵邑之後。馮異之意本欲攻也。今乃閉
營休士。待行巡之弊。而攻之。是以守爲攻。
而敵不知其取攻也。故曰攻守者一而已。

三國志蜀志五諸葛亮傳亮屯于陽平遣魏延諸軍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曹宣帝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鏖戰至前當
亮六十里所偵候自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兵至已與相偏欲前赴延軍相去之遠回逆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
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奄慢之令大開四城門埽地却洒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
軍北趣山明日食
時亮謂參佐拊手
大笑曰司馬懿謂
吾將不復出矣
亮笑曰還復自如
亮斷言宣帝後知
深以爲恨陽平
在漢中

得一者百戰百勝

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
能爲敵之司命。

善守者隱其迹。微之又微。人不可得而見。
故至於無形。善攻者秘其謀。神之又神。人
不可得而聞。故至於無聲。諸葛亮閉門卧
鼓。令不得出。而司馬懿有猥見勢弱之言。
此微而無形也。司馬懿潛師遠襲。八日至
其城下。而孟達有何神速之言。此神而無

聲也。惟不涉於聞見之間，故可以盡制敵之權。司命者制其命也。言敵之死生實制於我，取以能制之者，皆無形聲之取致也。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不備，救其所不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乘其取之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兵法之常也。惟見可而進，故進不可禦；以其能衝其虛，而敵不

小史列傳四十六卷，楊子思字昆賢，吳文皇帝子也。武帝建德五年，大舉東討，思為前鋒，守淮

精也。難，柝，京

守文，置守，防

水，深，並受，患

謂，推，曰，兵，者，諸

道，故，今，為，營

不，須，張，幕，可

伐，柝，為，虛，示

有，虞，所，令，兵

去，之，後，賊，猶，致

疑，時，奇，主，分，軍

萬人，向，千里，徑，又

令，其，衆，出，汾，水

關，自，率，大，兵，與

崔，對，置，馳，告，急

慮，自，救，之，人

慮，退，置，逐，之，多

斬，獲，俄，而，崔，告

斬，獲，稍，逼，崔，又

救，之，率，兵，夜，及

人，果，謂，柝，虛

為，柝，幕，不，疑

及備也。惟知難而退，故退不可追。以其退之速，而追之不及也。武陽之役，岑鼓之軍，彭勢若風雨，取至皆奔散，以進而衝其空虛，故不可禦也。千里徑之役，周人率兵夜遁，齊人翌日始悟，以退速而不可及也。安能動之法之常也。惟有以動其安，故彼雖高壘深溝，固守以老我師，而吾必欲戰，彼不得不與我戰，以其攻取必救，故不能堅守之。司馬懿奔賊而向襄平，公孫文懿果出

彭

孫子兵法卷五

六

軍退望口始悟
帝已去晉
苗遷後拒云

邀之而為魏取敗以攻其必救也能使敵
人不得至者害之也亦法之常也惟有以
害之故吾雖不深溝固壘以守但畫地以
限之而敵不得與我戰以其有以乖其所
往也諸葛亮屯陰平卧旗息鼓司馬懿不
敢逼以其乖其所往也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
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敵寡能
以眾擊寡則吾之取與戰者約矣吾取與戰

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取備者多敵取備
者多則吾取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
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取不
備則無取不寡寡者備人者也眾者使人備
已者也

取可得而見者誤敵之術取不可得而見
者制勝之道外示以形取以誤敵也敵為
我取誤而我本無形是制勝之道不可得
而見也我有形以形之彼因吾之形而為

之備是彼爲我取形矣。吾之形之者將以誘之。而吾實未始有形也。如此則我專敵分。我專爲一。是我誤以多方實欲一方取之也。故爲一敵分爲十。敵爲我誤則多方以備我。故爲十。是以我之十分而攻彼之一分也。如此則我常衆敵常寡。是我取欲戰之人守約而不煩矣。豈不易勝乎。然而用兵以戰必有其地。苟彼得以知吾取與戰之地。則彼必有以備我。而我難以制勝。

故吾所與戰之地常使人不可得而知。彼不知則多方備我。備我既多。吾從一方取之。則其所與我戰之人必少矣。敵之備我也。益人以備前則後必寡。益人以備左則右必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夫寡者非兵之本少也。以其因備而分之也。衆者非兵之本多也。爲其使人分兵備我。故得以成其衆也。越之伐吳。爲左右卒。使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人乃以三

三國志魏書一建
年二月表紹遣部
自守利建於自馬
紹引兵至於陽將
渡河夏四月曹公北
救延有假說台台
兵少不敵分兵赴
乃可公到延津將
渡兵向其後者紹
必西應之於後輕
兵襲自馬掩其不
備敵良可禽也公
從之

軍潛涉當吳中軍以敗吳師曹公拒表紹
荀攸說曹公到汜津若將渡兵向其後使
表紹西應然後輕兵襲白馬乃若羊祜伐
吳屯兵於淮武帝告之曰吾欲使人分兵
以備我皆謂此也
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
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
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况遠者數十
里近者數里乎

前漢列傳四十陳陽子... 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固對曰已解矣詎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同君四日軍書到言已解

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是戰
之地戰之日不可不知也趙奢從許歷之
請先趨北山陳湯料烏孫之困五日必解
蓋知其地則知其形之險易故能因地決
機知其日則知其期之遠近故能指日而
成功雖千里可會戰矣魏景帝之討公孫
文懿也召司馬宣王而問之曰其計安出
對曰今孤軍遠征將謂不能持久必先拒
遼水而後守又問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

表

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一年足矣若懿者可謂知戰之地知戰之日故能提孤軍越碣石卒成功於襄平乃若虜消倍日兼夜至馬陵果為孫臏取度軍亂相失率喪其身是不知戰地戰日也故法曰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與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為也敵雖眾可使無聞兵在乎善用耳越者吳之敵孫子備之以

為喻謂吾能有以勝之則度彼兵雖眾無益於勝也是故能為勝敗之政故曰勝可為也前言勝可知不可為者以未知敵之必可勝故不可得而為之今有以度之故勝可為也蓋知彼知勝勝乃不殆是以可為也夫如是則敵雖眾可使無聞言自然服我也趙充國善料敵也金城之役羗豪數相責曰語汝亡反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雖欲一聞而死可得

前漢列傳九趙充國傳充國至金城須兵備萬騎至西部都尉府日營軍士士皆飲為用虜教挑戰充國堅守持得生不曰言羗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壹聞而死可得邪諺云都尉府在金城

後列傳四縣布使
布反上回漢公對曰
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
于上計山東非漢之
有也出於中計勝負
之數未可知也出於
下計陛下安枕而
卧矣上曰是計每
出公曰出下計上曰
胡為廣上計而出
下計廣曰白布故驥
之使也致為策主
此皆為身不顧後為
百姓高世慮者也故
出下計上曰善曰
出下計上曰善曰
出下計上曰善曰

耶此敵雖眾可使無聞也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
處
在敵有難知之情在我有審敵之術方其
未戰之時吾則策度敵情觀其所施之計
得失如何如薛公知黥布之必出下計于
謹知蕭氏之必出下策是也又動而作之
察其舉止之動靜如何如晉侯執死春以

度諸將欲住圍北以待之帝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前皆水為界固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
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上原將北渡渭帝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帝曰亮故爭原而不向陽遂此意可
知也遂將軍胡迪
雍州刺史知惟矣
備阿遂与亮會于
積石臨原而戰亮
得遂還于五丈原

國志吳書陸遜傳
陸遜字仲言吳郡吳人
也劉備引伏兵八千從
谷中出遜乃先攻一營
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
耳遜曰吾已曉破之計
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
攻拔之示勢以通事
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
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
自破其四十餘營

怒楚而子玉遂乘晉軍諸葛亮遺宣王以
巾幘而宣王不動是也及其將戰之際形
之以他觀其取據而知其生死之地如孫
臆斬木馬陵以示庵洧而庵洧果敗宣王
以陽遂餌孔明而孔明不之據是也又角
而較之較其長短則知其有餘不足之處
如陸遜拒蜀先攻一營而後方曉破之之
術李光弼擊周摯日中未決因問賊陳何
取最堅是也

周摯者史思明之將也李光弼戰于河陽見上

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眾，眾不能知。人皆知我取以勝之之形，而莫知吾取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用機於有用者，其機為易知；用機於不用者，其機為難測。形兵者，示之以有用之機也。而形之至於無形，又用之以不用也。惟用之以不用，故吾雖不形之，而彼且以為形。多方揣摩而不可得，則敵雖有深妙之

唐書列傳六十一李光弼傳宋思明之將李元平守懷州光弼圍之思明來救光弼每過必思明見其何情度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度既夕遣軍將雍希範守白賊將高暉李自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今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子借來左右竊怪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自越曰宋弼野水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外無敵越至暉使人回冥尉在平曰去矣兵絃何曰千人將為誰曰雍希範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範不克死遂請降希範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暉亦亦降或曰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每敗恨不得戰引我野水破固易之會將宋龍許以死希願無名不足以為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過載者得不思舊年

間有取不能窺，有如神之智。有取不能謀，其勝也。因敵之形而制之，故措勝於眾，莫能知其所以勝，為眾不之知。故但知其為勝之之形，而莫知吾取以制勝之形，為如何也。既勝之矣，而其計必因形而應之。敵之形無窮，而吾應之者亦無窮。韓信斬陳餘，人見為背水，而不知率以勝者何術。李光弼之降日越，人見其為野次，而不知其所以降。二將者何術，此形之取以無形。雖

孫子兵法卷之六

勝而衆莫知也。然信之不特勝，陳餘以背水降燕，以尺書擊且以囊沙，光弼之不特以擒日越，以野次克周，摯以騎卒拒思明，則欲持險而陣，是皆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無窮

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小沛，史弼使薄山陣，僕固懷恩曰：我見騎今迫險，非使地請陣，諸原未樹，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于原，敗斯速矣。且賊致死，我不知阻險，懷恩不從，賊敗高。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

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謂之神，不可言也。

天下之事，有不相關而實相似者，兵之與水也。而形則相似，水非能自流，因地制流，故水無常形也。兵非能必勝，因敵制勝，故兵無常勢也。若夫極其所以用之者而言之，則又所謂至妙者存乎其間，是必能因敵而為變化也。故謂之神，易之師用兵之卦也。其為躰也，合坤與坎，水由地中之象也。故大象曰：地中有水，師作易者之意，豈不以兵形象水，故歟。非推勢之無常者，相

大賞足 鼓官軍 有伏兵 李光弼

似至於兵之克敵亦猶水也杜佑曰水因地之傾側而制流兵因敵之有隙而制勝此尉繚子所以有勝兵似水由地勢之勢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又說陰陽之理知運於天者有不可窮之理則知用於兵者有不可窮之術夫金木水火土各有取制而無常勝春夏秋冬互相代謝而無常位冬至日行南陸景長丈有三尺夏至日

行北陸景長尺有五寸是日有短長也既朔而生明既望而生魄是月有死生也五行也四時也日月也取以運於天者既無一定之數則古人用兵因形用權隨宜制勝又烏可拘一定之論哉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五終

孫子兵法卷第六
軍爭
軍以利用故必有取爭然爭而不利反
為己害故其爭實難此孫子所以有軍
爭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
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
君命將以兵將視利而動合軍聚眾蓋聚
眾人而合以為軍也和者軍門也司馬仲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六

軍爭

軍以利用故必有取爭然爭而不利反
為己害故其爭實難此孫子所以有軍
爭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
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

君命將以兵將視利而動合軍聚眾蓋聚
眾人而合以為軍也和者軍門也司馬仲

冬大閱之法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則和者軍門也軍門而謂之和者以其和而後交可以就大事也在傳則曰師克在和吳子曰先和而造大事舍者師之取舍也傳曰九師一宿爲舍師止於此必見利而後爭故難杜佑曰兩軍對爭交門而止相去迫促動則生變此軍爭之取以難也趙奢去邯鄲三十里留二十八日不行及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非爭之難乎

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故迂其塗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

此又申言軍爭之取以難者以其易迂爲直易患爲利也直則利迂則患今而易之取以爲難曹公曰示以遠近其道里也鄧艾入蜀由陰平而進行七百里亦迂矣而能徑至劔閣非以迂爲直乎將士舉木緣崖魚貫而進艾以輿自畏推轂而下亦患

攀

矣。而率平列禪。非以患爲利乎。惟易迂以直。故迂其塗而誘之。以利迂。曲也。曲其途而亦之遠。則彼必自以爲利矣。而不知誘之之術。在是也。吾旣知遠近之計。故雖後人發。可以先人至。謂之計者。以其能度遠近。而爲之計也。鄧艾入蜀。姜維猶在關口。非先人至乎。乃若援馬援征蠻。不從充道。由壺頭而進。敵人得以乘高擲下。則不知此爾

軍爭爲利。衆爭爲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曹公曰。善者以利。不善者以危。杜佑釋曰。得之則利。失之則危。然不明軍爭與衆爭如何。謂之軍爭者。必分軍而爭也。分軍而爭。則必擇揀而用。易於進取。故利。若夫衆軍而爭。則其人多。其行遲。有至不至。故危。張昭兵法釋此曰。軍爭以捷速爲利。當湏選擇而行。如舉軍衆而行。則遲留不疾。危

道也。軍爭惟若是其難。故舉軍而爭則不及。不及者以其人衆之多而難畢至也。曹公曰：遲不及也。委軍而爭則輕者可行，重者不至，故捐棄其輜重。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輒，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而而一。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而一。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此言軍爭之際，道里有遠近，則勢必有勞佚。百里則極遠，其爲害大；五十里次之；三十里則近，故爭利百里則三軍皆敗，故三將軍爲人取擒，蓋以勁壯者先至而疲倦者居後，十得一至，取以皆敗也。爭利於五十里，則其害次之，故特上將軍蹶挫，以其軍尚可半至也。至於三十里，則三分而二至，故無取傷，茲其爲害各以其道之遠近而異，則軍爭誠難也。孫臏料龐涓亦曰：百

禾

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軍五十里而爭利者，孫臏傳軍半至，遂伏弩馬陵以勝之。然有卷甲行司馬懿伐孫盛時趨一日一夜，至關與者，有倍道兼行，八日至其城下者，又不此之拘。此變而用之，出人意料者也。不可以為法。爭利之際，惟不能皆至，則其為輜重、糧食、委積也，不能皆全。故孫子繼之以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輜重者，器用之屬也；委積者，未芻之屬也；糧食者，米糧也。亡則失其

唐書列傳十四唐僖宗自觀初使突厥還太宗謂僕固懷仁曰觀國威靈廣有成效四年馳傳往誘使使觀國利許之矣解
張李靖周馥破之僕脫身還太宗向對云太宗曰昔唐使使突厥歸因擊而敗之人言師以復為使向云

取資故也

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曹公曰：不得敵情者，不能結交。不知其情，則彼此不通。故不得豫與之交。頡利冠武德間，太宗遣使突厥，而頡利引兵而退。此不知其謀者也。安能與之豫交？乃若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而公子翬帥師會之。

左傳四年秋晉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註云羽父公子翬魯大夫

孫子兵法卷第六

病病諸侯故之師公
子思有切莫新人既諸
使使專次之晉以周
班後鄭人怒諸師
於有以人衛師助
之

九傳傳公此三
杞子自鄭使告秦
曰朝人使我掌其
少門之管若權師以
來國可得也後公
五兩西乞自使出師
於東門之外秦殺之
觀在強農灑池縣西

史記列傳四十九李廣軍出東道軍七道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之廣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幸
從大將軍出接單
于兵而大將軍又從
廣部行四遠而必逐
失道豈非天哉宗
隱曰語無人導引軍
失道也○大將軍衛青
史記列傳五十一衛青傳
青為大將軍擊匈奴
奴張騫從大將軍以
嘗使大夏留匈奴
中久道守軍知善水草
處軍得以無饑渴

鄭子請師于齊而齊以衛師助之是知之
則可以豫交也山林險阻沮澤此云者有
利有害故知其形則可以行軍高而崇者
為山眾木聚者為林坑塹者為險一高一
下為阻水草漸藪為沮眾水所歸流而者
為澤兵法曰不無當天龜無當龍頭又曰
歷沛歷圯兼舍環龜不知地形則必不知
利害取在則不能行軍秦師襲鄭晉人敗
之於殽此不知地形也乃若韓信見陣餘

於東門之外秦殺之觀在強農灑池縣西

不守井陘而後進宋武見慕容不守大峴
而後喜是能知地形也故能行軍鄉導者
用彼之鄉人以為導軍也不用導軍則不
知水草取宜軍舍取便故不得地利李廣
入單于軍亡導遂失道此不用鄉導而失
利也乃若衛青伐匈奴以張審導軍無飢
渴高宗伐高麗得南生以為鄉導故盡知
彼之情偽是能用地導也
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

南生當作
男生

史記列傳四十九李廣軍出東道軍七道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之廣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幸

六

丘
徐如林者，林木森然，齊然重而不亂，故言其徐緩，則取之林。法曰：重者如山，林取其勢之盛也。侵掠如火者，火之焚燎烈而不可掩，言兵之猛烈者，必取火。李筌兵法曰：炎炎若火，取其猛烈，不動如山者，山則潰然止而不移，故兵之不動，實如之。李筌曰：退止如山，亦取其不移也。曹公曰：守也難知，如陰者，幽陰之間，變化万端，人孰得而知之。兵之不可測者，如之。杜佑謂其莫

測如天之陰寒，不見列宿之象。李筌亦謂如陰昏不見影象，皆取其藏形不可測也。動如雷震者，雷之震動，万物爲之驚駭，始不知其取自，兵之震動亦如之。太公曰：震雷不及掩耳，李筌曰：疾雷不及塞耳，皆取其速也。

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李筌釋此曰：得掠物則與衆分，得地則分

地利言不專也。曹公曰：因敵制勝，廣地以分敵利。至於杜佑之說，又更其文曰：指嚮分衆，謂因敵制勝，旌旗之取，指向則分離其衆，大抵勝敵必欲有以分其勢，勢分則無復合聚以生變者矣。掠鄉分衆，分其勢而使不復聚也。得地不可以專其利，專利則無以得人心，開廓其地必分其利，以分人不可專享之也。衆固可分，利亦可分，而取以取之，則在於度其輕重，權取以等輕

重也。權敵與己孰輕孰重，而後可進。法曰：推權視之，此取以權其輕重也。惟權而知其輕重，然必先知迂直之計，而後可以成進取之功。軍爭之法，必在乎是。此孫子取以指此，以爲軍爭之法也。

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取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

旗取以變人之耳目也

莫易治者寡莫難治者衆衆之所以難治

者以其言不相聞視不相及也然有用之

之法法者何金鼓旌旗是晉張昭曰師之

耳目在吾旌鼓法曰聞衆如聞寡形名是

也形則金鼓名則旌旗蓋衆之取在言不

相聞故齊以金鼓使一於取聽是一其耳

也視不相見故齊以旌旗使一於取視是

一其目也一其耳目非一其耳目以一其

左傳戰三晉有戰
于鞏齊師敗績晉
解張御即克之張
侯曰師之耳目在吾
旗鼓進退從之註
云張侯解張也

心也心一則視聽必一矣成周之法大司

馬中冬教大闋群吏以旗物鼓鐸鐃各

帥其民而至田之日三鼓振鐸群吏作旗

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車徒皆作鼓進鳴

鐃車驟徒趨以至進退疾徐各有其節者

以其卞旗物之用卞鼓鐸鐃鐃之用足以

一其耳目也孫子吳宮教美人戰至使官

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繩墨者亦有以一

之也吳子言擊鼓金鐸取以威耳旌旗麾

幟所以威目。繼之以將之取。麾莫不從。移將之取。指莫不前。死者是亦孫子取以用衆之法也。金鼓取以一其耳。旌旗所以一其目。法固當然也。至於夜戰則多火鼓。晝戰則多旌旗者。蓋兵有奇正一之者。正也。變之者奇也。正取以齊人。奇取以役人。故多之取以變之也。其變之者非變耳目也。亦變其心也。變其心則人惟我之從而不知其取以自為者矣。太公曰。晝則立五色

後漢劉傳八幟宮字。君翁賴川。邾人也。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流水。時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宮最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噪。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兵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從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為之濁。流延岑奔成都。

旌旗。夜則設雲火。万炬擊雷鼓。亦取以變之也。一說謂多之者。取以變敵人之耳目也。臧宮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而鼓。卒敗岑軍。陸遜使人持一火炬。以破先主。乃取以變敵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兵以勇勝。勇有時而不足恃。將以謀勝。謀有時而不及用。三軍之氣。三軍之勇也。氣而可奪。則可以挫其勇。將軍之心。將軍之

後漢寇恂傳朱
顯的蘇茂度軍
河攻過恂且日合
戰而得吳遠收
及諸縣兵適至
士馬四集備禦
師捕乃令士卒
城鼓噪大呼言
利公兵到蘇茂
軍向之陳初恂
因奪敵手大破之
唐書薛仁貴傳
仁貴破契丹時
九姓眾十餘萬
戰騎數十來挑
戰仁貴發三矢
輒殺三人於是
唐勇氣倍皆降
仁貴慮為後患
悉坑之討破
北餘眾會倍業
護兒才三人以
軍中歌曰將軍
三箭定天山壯
長歌入漢關九
姓逆哀

三國志吳書十三陸遜子抗字幼節之普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江陵平街道路通利抗勅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過水漸清
平中以絕寇救祐欲因所過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厚諫不聽祐至當陽同堰敗乃改
以車運大負糧力

謀也。心而可奪，則可以伐其謀。寇恂揚言
兵至而陣動，仁貴三矢一發而虜氣懾。此
奪氣也。寇恂殺皇甫而峻亡其膽，陸遜破
堰以伐羊祜之謀，此奪心也。大抵氣者志
之帥，心者神之舍。非治己之氣，則不能奪
人之氣。非治己之心，則不能奪人之心。此
衛公取以攻心守氣之說。

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
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

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
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
之陣。此治變者也。

盡取以應敵之法，而後可以制敵。治氣治
心，治力治變，皆應敵之法也。氣有朝晝暮
是三者，非指一日而言也。指初中終而言
也。九物始則盛，次則微，末則衰。其氣亦然。
朝者始氣也，故銳。銳則不可當，故姑避之。
而勿擊。晝則次之，故惰。而未歸，至於暮則

孫子兵法卷之六

花信莊十年有曹劌
于長勺齊師敗績
劌曰夫戰勇氣也一
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彼竭我盈故克也夫
大國難測也懼有伏
擊吾視其輒亂望
其旗靡故逐之

不惟惰矣。又且有欲歸息之意。其怠愈甚也。故惰歸則可擊。陸贄曰。兵以氣為主。聚則用。散則消。是所以治之之法。不可不知也。曹劌謂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劌之取言。亦孫子朝晝暮之說也。劌惟知此。故因彼竭我盈。而克齊師。不惟曹劌用之以勝。至若皇甫嵩之擊王國。亦曰。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是皆得治氣之法也。治心之術。亦量彼已而為之也。

已治而彼亂。已靜而彼譁。則治心之法。已為得之矣。太宗嘗曰。朕嘗臨陣。先料敵之心。與已之心。孰審。則治心之法。誠要法也。治者。号令法度之正也。靜則軍士齊肅。而無聲也。已惟先正其法。故可以待彼之亂。惟先肅其眾。故可以待彼之譁。皇甫嵩曰。以整待亂。亦治心說也。不惟是也。光弼北城之役。見周摯方陣而驚。而後擊之。亦知取以治心也。至於治力之法。則欲以有餘。

唐書李光弼傳。光弼趨河陽。史思明將周擊。與宋清合眾三萬。攻小城北。光弼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銳。於方陣而擊。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云。

左傳僖廿二年宋公
及楚人戰于泓宋師
敗績子魚曰君未知
戰初敵之人隘而不
列天贊我也阻而致
之不亦可乎註云初
強心言楚在險隘
不得陳列天所以佐
宋

待不足在已者嘗有餘在彼者嘗不足而
後可以克之近也佚也飽也惟已之力有
餘也遠也勞也飢也皆彼之力不足也惟
有餘乃可以攻不足故可以待之法曰遠
來新至可擊則遠者為可以近待之也宋
子魚請阻鼓以擊楚是以近待遠也法曰
倦勞可擊則勞者為可以佚待之也趙充
國飭兵練士以待罕罕是以佚待勞也法
曰無糧食則亡則飢者為可以飽待之也

唐高祖武德三年四月秦王世民及宋金剛戰於雀鼠谷敗之
時劉武周信云山谷賊宋金剛有眾萬餘出其妻而
勝武周妹云金剛圍絳州秦王還屯金剛引退武周攻李仲文於滑州不勝遣將黃子英護饒道驃騎大將軍張
德政襲斬之虜其眾武周部將相離金剛以糧道乏卒餓引去王追至雀鼠谷日中入戰賊皆敗秦王者本

宋心

太宗謂宋金剛糧盡計窮當自遁走是以
飽待飢也凡此皆以有餘攻不足也至於
治變之法又在乎有以察敵而不可驟進
也正正者整齊也孤特之象也堂堂者高
大也威盛之象也敵人前有孤特之旗後
有堂堂之陣必有變詐之謀治之者有法
則不為敵所陷矣曹劌望其旗靡視其轍
亂而擊齊師吳子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
旌旗煩亂一可擊十若是則可擊否則必

孫子兵法卷第六

十一

卒

有變也。可不明治變之法乎。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率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困師必闕。窮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夫用兵者。不過遠害就利而已。自高陵勿向。而下皆取可避也。避害則必得其利。此孫子取以勿言。以必言者。欲其知取不可與取。當然也。高陵。則高山也。向山而陣。是為廢軍。故勿向之。諸葛兵法曰。山陵之戰。

孫子兵法卷六 十一

十一

直解云後周使將伐高齊圍洛陽齊將段韶禦之登却城即欲觀周軍形勢至天和谷使信周軍即遣使馳告諸將與諸將結陳以待之周軍以步人在前山逆戰却城彼步我騎却且引得其力乃遣下馬騎人經長蛇穴周人大清並即奔遁

不仰其高。正欲使之不向高也。丘。山阪也。敵既背立。則敵得其勢。不可逆戰。恐為取乘。齊段韶登却阪以觀周軍。則齊據得其地矣。周人以步兵逆擊。而為齊取敗。則逆背立者必敗也。兵有敗北。有未敗而先北者。此非真敗也。佯為北而誘人之追也。此而追之。必為取陷。故佯北者。則不可追。李典謂賊無故退。不可追。此不追佯北者也。強銳者在取避。彼銳而我攻之。不惟不足。

孫子兵法卷六

十一

魏志李典傳云利備侵鄴李典遣典從東備百餘屯屯去官

淳不聽
果入賊
伏於不利
備退

以勝之而祇自敗。劍故不可追。皇甫嵩曰：前吾不擊，避其銳也。是知銳卒之不可攻也。餌兵，所以誘人而致之也。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故餌兵則勿食，慮其為彼取也。趙充國不貪小利，恐其為誘，是知餌兵之不可食也。人有歸心，則必歸於取，至歸而止之，則彼必盡力以戰，而不可禦。故勿遏止之。張郃追亮歸軍而敗，遏歸師也。凡困人者，不可迫密，而不以生路示之，彼

郃

三國志魏書十七
張郃傳請自亮
出祁山詔郃督諸
將西至陽平亮
保祁山郃追至木門
與亮軍交戰飛矢中
郃右膝斃詔云魏
書曰亮軍退司馬
宣王使郃追之郃
曰軍法圍城必用
出

後漢列傳八
捕官傳建武十九年
汝南相張舉入原
野城遠官將北軍
及陽陽營數千人
圍之穀食多數攻
不下東海王曰但
外圍急不得走耳
直小槌縱令得逃
亡則一亭長足
以當矣帝從之
上初
宦徹圍緩賊眾
分散遂斬臣鎮
鎮等

不有取出，則必死戰，以求萬一之生。故必
闕之，使彼知有生路，而怠於戰，乃可敗也。
藏宮，徹圍，誘賊，而斬臣鎮，知闕圍也。窮迫
則計生，而力奮，獸窮則攫，鳥窮則搏，寇窮
而返迫之，則彼必力爭矣。故不可迫。趙充
國緩驅先零，不欲迫之也。用兵之法，不過
乎此。故孫子指是，以為用兵之法，此無他
能盡。知用兵之害者，斯知用兵之利。利害
既明，止於此矣。

孫子兵法卷六
用兵之法

九變者言此九者必通其變而後用之
九變者自圯地無舍至於地有取不爭
是為九變九者數之極也用兵者必極
其變而用之可也

孫子曰九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
圯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困地則謀死
地則戰途有取不由軍有取不擊城有取不
攻地有取不爭君命有取不受

三國志魏書十七年禁於建興二十四年太祖在長安使曹化討周羽於樊又遣禁助化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散大禁
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回辟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

兵有奇正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取自出
受命於君合軍聚眾成師而出此正兵也
至於圯地無留以下乃奇兵之取寓必極
其變而用之非君命之取可拘此將取自
出之奇也圯地者水毀之地也不可舍此
唯亟去無留當此地則無舍于禁虜軍卑
下關羽得決水而浸之是于禁不合舍於
圯地也衢地則四通八達之取有援則成
無援則敗必當合其交與之國以為應援

後漢列傳六鄭高
赤眉遂入長安諸
將赤眉皆勸高
徑攻長安高曰不
今吾眾雖多能
戰者少前無可仰
之積後無轉輸之
資赤眉新拔長安
財富充實鋒銳
未可當也

後漢列傳六朱雋
倚重帝時黃巾賊
共步不敵乃張固結
聖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眾赴之雋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山乘城而入思乃退保城之
急攻連戰不
克傷查土山望之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不如徹圍并共入城
志見圍解執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施之道也既而解圍果出戰雋固擊大破之

秦人襲鄭晉人敗之於殽不知合交之地也絕地則無取通之地也其地進不可進退不可退易為人取乘故不可留鄧禹不取長安謂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輸之至此正絕地也困地者可以困人之地也地雖可以困人然必有謀乃可以勝之故困地則當謀朱雋登土山望韓忠曰今外圍周密內用迫急欲出不得不如撤圍遂解困而擊韓忠是能謀之也張昭之說不然

謂我為敵取困無謀則敗宜出奇計以取勝如李廣為匈奴取困乃為圓陣外向令士持滿勿發身以大黄射敵是能謀也死地則戰者蓋人惟迫於不得已而後求為自生之計故必盡力以戰兵至於死地則其為不得已也亦甚矣不得已則鬪宜其必戰韓信作背水陣以擊趙是置之於死地也故士殊死戰不可敗此無他死地則戰也途有取不由者取由必於途今於人

孫子兵法卷下

之取共由之地而吾不之由是吾能知變
故雖不由是途而可以克之鄧艾入蜀宜
其由劔閣也今不由劔閣而趨陰平卒以
平蜀是途有取不由也曹公之說則以爲
險難之地所不當從此則馬援征蠻由壺
頭而進反爲取乘是險難之地不必由也
軍有取不擊者夫畏糧坐甲惟敵是求見
敵不進不足以爲勇有軍而不擊非其所
宜今有軍而不擊者蓋擊之不利不如不

兵志陸遜傳劉備伐吳遣吳班特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殺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謫且觀之備知其計不可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遂同所以不聽諸軍擊也者揣之必有巧故也

擊此取以有取不必擊陸遜不攻吳般之
軍正謂此也城有取不攻者夫攻則欲必
取有城而不攻則老師費財豈爲善兵今
有城而不攻者蓋攻城爲下策攻之而或
害不如不攻之爲愈故有取不必攻此太
宗取以不攻河東之城也地有取不爭者
夫有地必爭故有爭地以戰殺人盈野者
是地在取必爭也今有地而不必爭者蓋
爭之而不能得不如不爭此周亞夫取以

史記世家七卷景
三身吳楚反用
更東擊吳楚因
自請上曰楚兵
輕難與爭鋒願
以梁委之他兵
道乃可制上許之
註云謂以梁委之
於吳使吳兵不得
過也亦有作鍾者
亦通

三國志諸葛亮傳
建興十二年亮
討五丈原與
馬軍主對於渭
註云亮自至教
戰軍主亦衣固
賊使衛尉辛毗
持節以制之亮
謂亮曰本無戰
意亮曰彼本無
情所以固請戰
者以文武於其
衆耳將在軍君
命有所不受苟
能制吾豈千里
而請戰耶乃若
光武數吳漢以
千條萬緒而
率之臨事悖亂
又烏在其取受
君命耶噫

以梁委吳楚者是地有取不必爭也。自圯
地無舍至地有取不爭是九者必變而通
之。臨時制宜乃可取勝。故君命有所不受。
蓋受命之初君之取命必有次舍之限。行
止之程攻取之方。然地有不利勢有不可
豈可從君命哉。此諸葛亮之料。司馬懿曰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
請戰耶。乃若光武數吳漢以千條萬緒而
率之臨事悖亂。又烏在其取受君命耶。噫

公以大衆攻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口帝者光武也

漢庸將也。安能通變哉。故曰將能而君不
御者勝。
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
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
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通其變而後可以使民不倦。此定論也。九
變即圯地以下至地有取不爭是也。此九
者必有其利。惟通其變者乃能動則有功。
是以人樂爲用。苟不通其變則無以得其

孫子兵法卷之六

利雖知有是地形不能因機制變何以能
得地利雖知敵有五危之利可取而其機
不足以役人故吾之人亦不爲吾用何以
取之五危即此篇末取云是也或謂五利
以途有取不由至君命有取不受恐悲也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
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非

事有利必有害有害亦有利惟取見之明
者乃能周悉其謀故不惟計其利也雖害

亦慮焉蓋不盡知用兵之害則不盡知用
兵之利役於利而不究其害則併與其利
者失矣謀者取以遠害就利也惟智者取
見之明故能雜而思之曹公曰在利思害
在害思利此雜之說也雜而思之則利害
判矣利者事之取成害者憂之取寓知利
則可成其事故務可信知害則可去其憂
故患可解張子房智者也運籌帷幄間利
害無不審知漢中之可王則勸帝王之知

韓信可屬大事則勸帝用之此雜於利而慮之也知項羽未可與爭則燒棧道以示之知六國不可封則借著以籌之知韓信未可制則躡足以封之此雜於害而慮之也夫然故可以成漢業而滅秦楚是能伸務除患也或謂仲務除患乃為天下成其事去其憂凡生民利害無不計之而吾則因其取欲與之興取惡與之去用湯武為證亦得

前漢書帝紀五周三年詔曰昔者匈奴教為邊寇之患三年正月匈奴殺韓彭單于格度柳京朝三月單于單于單于送單于居幕南保光祿城詔北邊振穀食郭支單于遠遁匈奴遂定

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

我之制敵者不止於一術而敵之應我者必受其取制將欲使敵國諸侯屈服於彼不過以彼之取畏者害之耳宣帝時頡支單于寇北邊帝立呼韓邪以臨之蓋呼韓邪者頡支之取畏也立之則彼烏乎而不屈將欲使敵國為我取役不過以其取為之事而業之耳賀若弼之平陳曰彼出我

左傳桓六年楚武王使隨使蓬華求成軍軍於現以待之隨人使甘師董子曰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難建之利也甘師後請羸師以張之

入彼入我出陳安得而不為隋取役將欲使敵國趨赴順從於我不過因其所欲而制之耳楚與隋戰闞伯比請羸師以張之而隋果來戰此指諸侯敵國而言之也或說以此為天子制諸侯之術故屬之則示之以取害役之則勉之以功業趨之則誘之以取利成周之時九伐之法取以屬之也分朕猷功取以役之也加地進律取以趨之也此言上之馭下也既盡而至則下

晉書載記十一慕容恪字高亮魏之弟四子也云一營內不整似可犯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

南史列傳四十五馮道根字巨基三梁武帝天監二年為南越守鎮自陞城成初到自陞修城陞遠年候如敵將至者衆頗嘆之軍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

之事上也必從取馭故也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取不可攻也多詐難信者敵人之情有備無患者用兵之術彼雖不來吾不以其不來而不為之待彼雖不攻吾不以其不攻而不為之防惟吾有備可恃則無患矣趙充國之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壘慕容恪之軍中嚴整常若寇至馮道根之斥候必遠有如敵寇

孫子兵法卷第六 十一

史記列傳中
漢高帝與匈奴
和親至文帝後
三年九月匈奴入
河南侵盜上郡
十四年匈奴單于
入朝那葉闕
殺都尉孫印
人民候騎至雍
甘泉文帝令諸
將以備胡寇
匈奴復絕和親
大入上郡雲中
所殺略甚衆
漢使三將軍
長安西細柳營
小柳營上
備胡邊烽通
於甘泉長安
云甘泉文帝
所行幸也

至者皆有備也。或謂聖人治諸侯之術。和親之議不足恃。必當為之備。文帝之世。和親非不講。然今季入朝。邪蘭闕。明年入雲中。上郡甘泉燧舉。細柳兵屯。和親不足憑。必謹其備。而後可。宣王之世。詩人歌之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在當時。未見其取。以用車馬。而必言既攻既同者。蓋將以待之也。又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朔方。當時未有取守。而先言城朔方者。蓋欲示其不可攻。

詩小雅車攻云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廣駕言徂東

大推孟民云四牡駸駸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朔方又漢書江漢浮武夫陷匪安匪隘滄夷未夷既出我常武四方既平徐方未庭徐方不回王曰旋歸。○車攻孟民以漢常武皆周宣王時詩也。

後漢列傳奇
武王續字伯升
光武之長兄也與
王莽前隊大夫
甄阜屬正梁丘
賜戰阜賜渡
淳水臨水阻
兩山間為營絕
後橋示無還心
伯升會下兵
自西南攻阜下
兵自東南攻
賜陣潰阜
望見散走兵
急追之却追黃
淳水溺死者
二万余人遂斬
阜賜

也。率之服。淮夷庭。徐方。復文武之境。出非有備之効。歟。士大夫之出。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將孰有能。孫子言之。占將察材。吳子言之。將而有是五者。覆亡必矣。必死則勇。進而無慮。故可殺。王莽之將甄阜。阻兩山間。為營。示無還心。而為伯升取斬。是必死則可。

晉書劉劭六十九
禪玄字敬道石
靈寶大司馬溫
諱子也玄備儒
位劉裕劉劭何遜
志等共謀興復
利裕以武陵王直
根萬機立行臺
總百官遣劉劭
劉道規與玄
于玄戰於岷嶽
洲于時義軍數
千玄兵甚盛而
玄懼有敗衄常
漾輕舸於舫側
故具衆莫有側
心義軍乘風繼
火盡銳爭先玄
衆大潰
同劉裕于五劉劭
守希樂彭城沛
人也拒玄篡位劭
子利裕何無忌魏詠之奇起義兵密謀討玄

殺也必生則憚死而求生其心必怯戰故
可虜劉劭追軍元元懼有敗衄常隸輕舸
於舫側其衆莫有鬪心卒為取敗是必生
則可虜也忿速則不能忍故可侮而激之
項羽使曹咎守成皐高祖使人辱之咎果
出戰是忿速則可侮也廉潔之人必好名
故可辱之范增以忠信自守而陳平使人
間之卒辭而去是可辱之也愛民之人必
姑息而不忍勞民故可煩苟不愛民則不

可煩矣張勳殺人而貪尹子期不敢迫此
不愛民則不可煩矣上之五者皆將之過
用兵之禍故覆軍殺將必自此始臨敵制
人者可不察之乎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六終

孫子兵法卷第六
二十一

孫子七書講義卷第六

此乃子書講義卷第六
其言曰
夫將者
不可不察
其地也
不可不察
其水也
不可不察
其風也
不可不察
其日也
不可不察
其月也
不可不察
其星辰也
不可不察
其陰陽也
不可不察
其五行也
不可不察
其八卦也
不可不察
其九宮也
不可不察
其二十四山也
不可不察
其七十二家也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度也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天也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地也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人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物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事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理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情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性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命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運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福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禍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吉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凶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利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害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成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敗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榮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辱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尊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卑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貴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賤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富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貧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強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弱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智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愚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賢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不肖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君子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小人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善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惡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美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醜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好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惡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愛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惡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喜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怒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哀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樂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憂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懼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思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慮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智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愚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賢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不肖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君子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小人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善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惡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美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醜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好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惡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愛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惡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喜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怒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哀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樂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憂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懼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思
不可不察
其三百六十五慮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七

管子曰九主兵者必審知地圖輟輟之

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峻嶮丘阜
之取在知此則知行軍所由作欲知其
利與不利也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
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
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

孫子七書講義卷第七

前漢書高祖紀
高祖祠黃帝奈並
尤於沛廷注云應
劭曰黃帝戰於阪
泉以定天下蓋尤
亦古天子好五兵
故祠奈之求福祥
也

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
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惟亟去無留若交軍
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
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
陸之軍也凡四軍之利黃帝之取以勝四帝
地有異形兵有異壘凡處軍以對敵者必
因其地而明其用絕山依谷此斷絕山險
而處者必依谷以近水草之便勿令寇得
侵我樵牧視生則所者陽處高則據其高

峻戰隆無登謂敵若引我戰於隆坂之上
則非惟勢之不可仰亦難進易退取以無
先登焉張昭曰戰隆無登謂敵若自高而
下我不得自下逆戰此周人逆戰所以爲
齊段韶所敗也其在諸葛兵法曰山陵之
戰不迎其高張昭曰在山不迎其高皆處
山之軍其法當然也謂之戰隆無登者戰
無隆登者皆不欲自下上也杜佑曰戰隆
無登謂無迎高也戰於山下敵引之上無

圖說書二十六
郭淮字伯濟
水祖征漢中
備欲渡漢水
來攻諸將議
衆寡不敵
備便未勝
欲依水為陣
以拒之
淮曰
汝示弱而不足
挫敵非算也
不如遠水
為陣
引而致之
半向而後擊
備可破也
既陣備疑
不渡
淮遂堅守
示無還心
以狀聞
本祖善之

登逐也。若夫水上之軍，絕水而軍，必遠於水，所以引敵之渡也。郭淮與先主對壘，漢中去水五七里為陣，而先主不敢渡。此遠水之說也。客絕水而來，謂敵若絕水而來，不可迎於水內，恐其無全勝也。令半渡而擊之，乃可獲利。楚曹咎守成臯，漢使挑戰，咎渡汜水戰，漢候其半軍而擊之，大破之。此不迎水內而擊其半渡也。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附近也。近則阻戰不得渡。晉

在傳傳二十二年晉陽虜人侵秦楚子求救之子子上夾池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昔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各退舍子濟而陳陸速唯命不然紆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渡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處又宣言曰楚師隨矣遂扁楚師亦歸太子商左諾子上曰受晉敗而辟之楚之耻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楚夾泚水而陣，陽處父退舍。子尚亦退舍。二人者，乃恐其方渡而受敵也。視生處高，恐為水所浸，必視生處高，以為壘于禁處。軍卑下，閉羽決水以浸，是不能處高也。無迎水流，恐為水所衝，又恐為毒水所害。晉伐秦，秦人毒上流，師人多死，是不可迎流也。諸葛兵法曰：水上之戰，不迎其流。張昭亦曰：在水勿迎流而鬪，此水上之兵法。所當然也。若夫絕斥澤之地而軍，唯急去斥

澤鹹鹵之地也。水草浸洳，不可處軍。若不
得已，而交軍於此，必依草背樹，以爲固。張
昭謂擇其有草木，則地堅而不可陷。司馬
法曰：歷沛歷圯，兼舍環龜。沛圯者，斥澤之
地也。兼舍，則倍道而亟行也。環龜者，則環
處其高，亦此意也。諸葛兵法曰：草上之戰，
不步其深。張昭亦曰：過斥澤，則依草而背
水。此處斥澤之軍然也。至於平陸之軍，則
平易之地，處易則欲便於馳逐。右背高以

爲固。前以死路遺敵，而後則據生以爲固。
張昭曰：軍利處高，戰而右背高，可以前擊
死敵人，而後生吾軍氣。晁錯曰：土山丘陵，
延蔓相屬，平原曠野，此車騎之地。正平陸
之軍也。諸葛兵法曰：平地之戰，不逆其虛。
張昭擇地利篇曰：平地則前死而後生。此
戰於平陸之地，其法當然也。於此四軍，惟
黃帝得其利，故能戰四方之諸侯而勝之。
或以勝爲強，謂強於帝。封顓帝堯舜，又恐

史記本紀一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乃徵師諸侯于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之東至于海登九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常衛

非也曹公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亦稱帝則四帝者四方之諸侯也李筌陰經曰黃帝獨立於中央而勝四帝者善師不陣也是則四帝為四方之帝明矣然必以黃帝言者蓋上古之世用兵者自黃帝始故後之言兵者莫不言黃帝攷之於傳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與蚩尤戰於涿鹿逐獯鬻木公曰凡七十戰而天下定則勝四帝明矣然此四軍勝者蓋當黃帝時未有營壘

城壁所以止勝於此大抵不能處軍則在已無以有立不能相敵則在人無以有察惟內有自知之明以處軍外有知人之哲以相敵然後足以行軍此孫子取以先以凡處軍相敵不為無意故言之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趙奢論山事
見上
唐史列傳世三葉
行檢字中約調
唐元貞突厥
反詔行檢討之
大軍次單于小
幕已三營斬
壕既周行檢更命徙營高岡更向土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叱夜凡而暴至前古營所水深丈餘衆
莫不駭嘆向何以知之行檢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每問我所知也

善用兵欲違害就利高陽生實皆兵之利也
皆下陰死虛皆兵之害也高者高峻之地其
勢可以臨人者也陽者東南方之地其氣
和也生則存之而以死予敵實則居之而
以虛予敵此為得利雖經寒暑而軍無疾
是亦勝之一端故謂之必勝言於理可以
勝也此趙奢趨山行檢徙營皆趨利也立
陵隄防之地必處其陽則氣和而士不疾
右背之則可恃以為固張昭安營壘法曰

安營之法必知陰陽山川向背崗形地勢
又曰若久置營宜居陽地苟能處陽而右
背之則其兵必利是為得地之助也至於
上雨水沫至此乃過澗谷之兵遇上雨水
沫至必待其定而後渡恐半渡而水暴至
也杜佑釋曰九地有水欲漲沫先至皆為
絕軍當待其定是也

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
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

張昭安營壘法曰地有崎嶇溝障前高後下丘陵死水高山之下古營廢竈下中之高郭郭尚存又多坑坎如此之地速捨勿居凡此皆不利之地也絕澗天井坳下不利之地也絕澗者山水不可逾溪谷不可渡之地也天井者形勢坳水大水所聚之地也天牢者山澗迫狹可以絕人之地也天羅者林木隱蔽葭葦深廣之地也天陷者道路泥濘人馬不通之地也天隙者坑

溝木石不可馳騁之地也此六者地之害可去而不可近也宋武帝伐南燕過大峴山而喜知此六者之害也李陵提孤軍隱於鞬汗山草木中匈奴乘高射之不知此也苟行軍至於此吾則遠之迎之取以避其害也敵則近之背之以害而遺敵軍旁有險阻潢井兼葭林木翳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奸之取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取居易者利也衆

前史列傳七劉鍾
字世彭城人也
從宋武帝征伐
之及相謙也
于東陵下軍之
也覆舟山西武帝
疑賊有伏兵顧
左右改見鍾指
曰此山下當有
伏兵卿可往探
之鍾馳進果有
伏兵一時奔走
相謙者相之
從凡也

樹動者來也。眾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

險一高一下之地。阻多水之地。潢池也。井下也。兼葭林木翳蒼者。草木相蒙而以屏蔽之地也。皆伏兵之取。宜搜求之。宋武帝討亶元。至覆舟山西。疑有伏兵。謂劉鍾曰：「此山下當有伏兵。卿可帥部下往摸之。」鍾馳往。果有伏兵數百。可謂知伏姦之地也。近而靜者。以其立營相近。當動而致用。今

春秋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郟。晉師敗績。左傳云：晉師救鄭。及河。遂濟。楚子大帥次於郟。次于晉。晉以待之。晉師在郟。郟之間。晉魏錡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堂逐之。及勞澤。趙旃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子魏錡皆命而往。注云：郟。郟地也。勞澤。勞澤地也。勞澤在陽縣東。管城。管城。高。二。少在滎陽縣西北。勞澤在滎陽縣東。

乃不動而靜。必恃其地之險。可以守也。司馬懿次遼水。文懿阻遼。堅壁而守。此恃險可守。故靜也。遠而挑戰者。此謂立營相遠。則勢可以守。卒未有變。今欲人之進。則必有以致之。挑戰者。所以誘之也。郟之戰。楚軍於滎陽之東北。晉師軍於滎陽之西北。其地為遠。晉魏錡請致師。趙旃請挑戰。欲其進也。其所居易者。此謂處於平易之地。地易則利於車馬。故知其欲利也。懷恩謂

唐列傳六十一
李光弼與東軍南
戰于小邱光弼使
傅山陣廣圍使
曰我用騎今迫
險非便也光弼
曰不如阻險
思不從騎高
原官軍大
潰

左傳僖七年
晉與楚戰于
城濮晉侯登
有莘之庭以觀
師曰少長有禮
其可用也遂伐
其木以益其兵
云楚師敗績

光弼曰我用騎令迫險非便也是欲得易
地之利也衆樹動者蓋謂樹木本靜今無
故而動必其陣兵而來或伐木以開道或
伐木以益兵故因樹動而知其來城濮之
役晉人伐木益兵此樹之取以動也衆草
多障者疑也者結草爲障取以使人疑宇
文憲伐栢爲庵齊人不知其遁所以疑之
也鳥起者伏也蓋下有伏鳥必驚起杜佑
曰下有伏兵往藏而鳥乃驚起故以此知

宇文憲
者有場
非憲也
栢庵之
計在上

左傳成十六年六月晉楚遇於郟陵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於王後王
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云甚置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竄而爲行也又云塞井夷竄陳於
軍中而隨行
首注云隨行
首者當陣前
決開營界爲
戰道
春秋晉侯及
楚子戰於郟
陵伯州犂
于郟陵楚子
鄢師敗績

其有伏兵獸駭者覆伏與覆皆伏兵也伏
則其人少覆則其人衆可以覆人伏兵惟
少故伏兵往藏則鳥爲之驚起至於覆兵
爲多故不特鳥起獸亦爲之驚駭而走杜
佑曰敵廣陣張翼來覆我故獸之驚駭也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
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
望敵之法必視其塵郟陵之役囂而塵上
州犂知其爲行千里徑之役谷中塵起齊

卷之二十一

九

孫子兵法卷第七
人見之而退。是觀其塵而可以知其取爲也。塵飛既高而且銳。必以車來也。何以知其爲車。蓋車之行疾。故其塵必高而銳。杜佑曰。車馬行疾。塵相衝。故高也。若夫卑而廣。則敵以徒進。何以知其爲徒。蓋徒兵不若車之重。故其塵卑而廣。杜佑曰。卑下而廣。則其人力之寡。以徒來也。散而條達者。謂其塵之飛。各散起而有條理。必其人之樵採。故其塵之散而有條也。杜佑曰。塵散

行而條達。各行所求也。少而往來者。謂其塵之飛。雖少而有往來之形。必其營軍也。故其往來乎其間者。杜佑曰。敵立營壘。以輕兵往來爲斥候也。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陣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

敵使之至。必有其辭。即其口之所出。可以知其心之取欲。其辭卑者。必其勢之微也。

今其辭雖卑而乃益其備是無意於降而卑辭以怠我也其進也必矣田單使老弱乘城約降而卒用火牛壯士以破燕軍是辭卑也然即墨之人怒且十倍則其備益矣火牛壯士因其懈而破燕非有意於進乎辭強而進驅者疑其力之有餘然其進銳者其退必速彼惟無意於進故強辭而進驅示其無所畏也而其意則在於退秦軍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憇也

春秋文公十二年冬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左傳云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憇也明日請相見也史記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晉甲趨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報而奔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隨注云怒缺也目動心不安言肆聲放失常音薄迫也

明日請相見此其辭豈下人者哉晉史駢聞其辭而知其必退乃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秦師果夜遁此辭強而退也輕車先出其側者輕車便於馳逐先出其側則欲陣兵以戰故使之往來以營陣也是以先出其側杜佑曰陣兵欲戰馳車在陣側無約而請和者夫軍欲速和必其勢之不相敵故約和以休士今未之有約而驟請和者必其詐降以怠其心也高

沛公攻武關入秦
秦將距峽關使
欲擊之張良曰
兵尚強未可輕
先遣人益張旗
幟於山上為疑
使郤食其陸賈
往說秦將啗以
利秦將果欲進
和沛公欲許之
陳曰此其將欲
反恐士卒不從
如因其急懈擊
之沛公引兵繞
峽關踰晉山
擊秦軍大破
之藍田南注
峽音堯峽山
之關在上洛小
藍田南武關
之西
左傳曰十六年晉楚鄢陵之戰楚子登巢車望晉軍曰騁而左左何也伯也軍
更也云云曰皆乘矣左執兵而下矣曰騁也戰乎曰未也知也

祖入峽關之始與秦未有約也乃欲與秦
將連和而峽關率以平非謀乎奔走而陣
兵者期也此言軍中將戰必與將士相期
故奔走而陣兵杜佑曰自與偏將期也張
昭曰或有外兵相應之期鄢陵之役楚王
與伯州犁登巢車以望晉軍見其騁而左
右曰召軍吏也見其左右執兵而下曰聽
誓也以此可以知其為期也半進半退者
誘也此言行軍不齊或進或退所以誘吾

春秋昭廿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傳云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
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從吳先帥右掩餘子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共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
胡沈之君及陳
大夫舍胡沈之
囚使奔許與
蔡頓曰吾君死
矣師譟而從之
三國奔楚師大
奔注三國許
頓

兵之進吾而知之則不為所致苟不之知
則必致之矣吳人伐楚使刑人或進或退
以誘楚而楚師果敗是不知吳人之誘而
反為所致也
杖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
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
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
夫軍之強弱在察其士率而知之投石挑
距者其強可知聞鶴心怖者其怯可知彼

漢書卷之九十四
圍漢陽紀信曰
事急多宜速
楚乃乘王車
漢王出西門遁至
成皋入關叔兵欲
獲東轅生曰漢楚相
距滎陽數歲漢常困
願君王出武關項王
必引兵南走王深壁
令滎陽成皋間且得
休息云云楚所備者
多力分漢得休息復
與之戰破之必矣漢
王出軍宛乘間獨圍
漢王在

其倚杖而立。心有內不足以自實。故外有所不能振也。其飢可知。杜佑曰。倚杖矛戟而立者。飢之意也。張昭曰。困不能舉。正此意也。汲而先飲者。汲於井而役夫先飲。必其渴之甚也。張昭應機決戰篇曰。汲役先飲者。渴也。釋之曰。役夫汲井而先飲。軍必利而不動。必其勞倦而不能自作。故不能趨利也。楚漢相拒滎陽。漢王嘗困。轅生勸

宛果引兵南渡。王堅壁不與戰。
左傳襄十八年。諸侯伐郟。侯登巫山以望。晉師畏其衆也。乃脫飯。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

之。聲。樂。齊。師。其。道。鳥。鳥。得。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道。高。告。晉。侯。曰。城。者。鳥。奔。師。其。道。

漢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項羽果引兵南。而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漢兵之勞。故不能趨利也。鳥集者。虛也。夫鳥見人必飛而出。今集於其壘者。必其壘虛無人。故敢安集也。叔向見城上有鳥。而知齊師遁。此以鳥集而知其虛也。夜呼者。恐也。夫兵以靜而治。今無故而夜呼。必其驚恐。不能自寧。故恐呼也。晉師宵遁。中夜有聲。此夜呼之證也。軍擾者。將不重也。夫軍

唐書列傳十
竇建德自州
漳南人也乘桂
自板渚出為陣西
薄汜南屬鵠山
亘二十里鼓而前
郭士衡為諸兵
秦王登虎牢城
望其軍按甲不
戰曰賊起山東
未嘗見大敵
今度除士器
令不乘也逼城
而陣有輕我心
待其饋破之果
矣

以治而為勝治乃可以待亂今無故而擾
必其將不能持重故軍無紀律而至於擾
也竇建德度險而囂太宗知其軍無政令
此以軍擾而知之也旌旗動者亂也夫旌
旗者取以一人之耳目也無邀正正之旗
勿擊堂堂之陣則以旗之不亂而軍之治
也今旗妄動必其軍之亂而無序曹劇望
其旗靡乃敢追齊師以此卜其亂也吏怒
者倦也夫軍法士卒聽裨將裨將聽大將

左傳閏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衛懿公好鶴有乘軒者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實有祿位余
焉能戰云及狄人戰于棠沃衛師敗績遂圍衛注軒大夫車

吏偏裨以下也今怒而不從上必其倦於
從事故怒也衛人受甲者皆曰使鶴其怒
可知

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缶不返其舍者窮
寇也諄諄論論徐與人言者失眾也數賞者
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眾者不精
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
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孫子曰軍無糧食則亡兵略曰用兵之要

必度其糧食軍而無糧則無以致養何以
而久馬所以致戰也今殺馬肉而食之必無
糧也此張巡守睢陽之時也缶取以盛食
也今虛而懸之又不返其次舍必其窮寇
無所歸也張昭曰懸缸不返其舍謂窘迫
不暇及竈杜佑曰殺馬食肉軍無賒簞不
反其舍謂簞者缶之類既殺馬食肉不復
積聚無懸簞之食欲死戰此窮寇也諄諄
論論者失志也徐與人言者恐人知也杜

佑曰諄諄語不足良論論者不真也其上
失率之心少氣之意以徐與人言爲徐言
者與之言安徐之良也必其失衆故其人
如是之耳語也數賞者窘數罰者困夫賞
罰取以示勸懲也一賞不當則不足以使
人慕一罰不中則不足以使人畏今無功
而數賞必其軍之窘急欲其人之力於進
也無罪而數罰必其人之困欲其自振也
杜佑曰軍不素教數行賞欲士率之力戰

此恐窘也。數行形罰，教令廢弛，是困軍也。張昭曰：軍驕不肯戰，數賞以勸之，此窘也。行罰而不振軍之用，是危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謂未有以得人心，遽欲以暴而服其衆，此不精於治兵而專於暴者也。杜佑曰：先行率暴於士，率而復欲畏已，此將不精之極也。來委謝者，謂勝負未決之際，彼使人來致謝於我，此其士卒之倦，欲休息也。張昭以徐進疾退，謂之委謝，不知杜

如

史記列傳十三王前傳始皇向李信言欲攻荆用幾何人而足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又問前王曰非二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信將二十萬南伐荆人大破信軍信自謝前王曰非二十萬人不可於是前王將兵六十萬人代信擊荆云大破荆軍殺其將項燕歲餘虜荆王負芻

後漢書一光武紀
光武與諸將徇
昆陽王莽遣大
司徒王邑王
其甲士四十二萬人
到穎川光武將數
千兵徼之於陽關
諸將見莽兵
盛及馳入昆陽城
中唯有八九千人
邑等固之數十
重云光武自將
步騎千餘人而陳
於城下與莽兵
合戰光武奔
斬首又與敢死
者三千人從城西
水上衝其中堅
崩之殺王邑等
兵大潰王邑等
逃去
同卷贊云莽
是百萬繞飛

佑曰戰未相伏而下意氣相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則疑其必合戰令乃久而不合又不退兵而去是必有奇伏以致我必謹察之而後可以得其謀兵非貴益多唯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唯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兵在奇變不在衆寡秦之代荆雖非六十万不可而事出百萬反敗於昆陽之八千是兵不貴多在於善用之也善用兵者伐

唐書列傳七十九
李晟字良弼
蜀人也天曆初李
抱玉署晟右軍
將以善冠軍
抱玉授以兵五千
擊之辭曰以衆則
不足以謀則多乃
請千人孫大贖
錫臨洮屠所秦
堡執其帥慕容
谷鍾虜乃解契
別去

人以謀不以力故不勇於進苟勇於進則
必無全勝惟無武進者乃可以併力料敵
取人而已取人者取敵人也言必可以取
之也李晟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此兵
不貴多也兵法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
而止武進不可也又曰皆戰則強併力則
可以取人也韓信以數萬之衆比之陳餘
之二十万倍兵不多也又聞左車之計不
用乃敢引兵下井陘無武進也背水之軍

後漢列傳七
復字君文南陽
人也與五校戰於
真定大破之復
傷創甚先其大
敵曰我所以不
令賈復別將者
為其輕敵也果
然失吾名將云
復病尋愈充
武甚歡○五校
者賊号也

殊死戰葦山之騎疾馳入併力料敵以取
之也併力雖可以強苟不料敵而進則亦
未易取之此所以謂之併力料敵取人而
已或說取人謂取得其人言盡此上事必
取得其人而後可苟為任不得人不深其
慮而輕敵以進如此者必敗故必禽於人
庵洧以孫臏為怯龍且以韓信為怯此易
敵之失也宜其必敗孫子以必擒為言言
決敗也不然賈復輕敵光武何以不使之

別將是又一說也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人不可使之無所愛亦不可使之無所畏畏而不愛力脇之也愛而不畏姑息之也愛與畏不可偏廢而用之則有先後焉

方其率未親附之時則恩在所先威在所後當是時而先之以罰以使之畏則人必不服不服則必不爲吾用故難用率已親附則懼其玩於恩而不吾畏不吾畏尤不可用故親附之後必加以罰罰苟不施則人必不畏故亦不可用張昭釋此曰將師初統恩信未施或士率新集未知軍法未可暴加賞罰又曰將懦不敢罰則士驕不可用惟其恩威並用兩得其宜而後可以

史記列傳五卷
吳起信起與士
卒分勞苦卒
有病疽者起
為吮之起吮音
弋軟反又才軟反

勝人蓋愛設於先威加於後此用兵之要
法也故先則令之以文次則齊之以武既
有以感其心又有服其心而後人為我所
役故一有用焉可以必取是謂必取者言
如是則可以必取也文仁也武法也仁則
愛法則威也張昭以文為言教告諭武為
斧鉞誅罰亦此意也吳起為將率有病疽
則吮之仁也材士雖勇而斬之法也故能
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非必取乎用兵

唐書列傳百十七張巡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前
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台烏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示
相習人各自為戰亦

史記列傳七趙將
廉頗奔魏趙
王以為老遂不
召趙聞頗在
魏陰使人臣之
頗一為楚將無
功曰我思用趙
人頗卒死于趙

之道惟貴乎有以得其心故令必素行而
後人服不素行其令而強欲之從彼必不
服矣故令素行者以此教民則民必服不
素行者虽教不從其所以為素行者以其
人習其教而以心相得也張巡謂使將識
士意士識將情者欲其相信也晉之從政
者新未能行令而卒以無功令不素行也
不然廉頗為楚將何以用趙人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七終 羅浮山人附朱

松平大輔忠次

此一冊因松平大輔忠次之所望以講之
寛永二十年六月廿六日 春齋

松平大輔忠次

...

